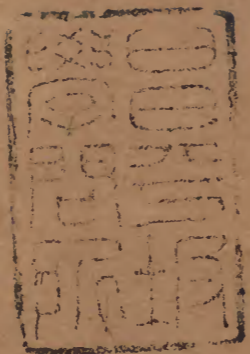


鴻書

七十四之八十一



漢書門			
三〇五	九	一	二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三〇五	二	三	三
號	冊	函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50	
冊數	20 ( 16 )		
函號	367	51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I: Kodak



第七十四卷

身體部

淺草文庫

身體總論

胎月

六餘

脈氣

肖天地

鬚髮眉

三月九蟲

天皇氏

心相見目

行詩圖

五官鬚

鬚龍

白鬚

謝靈運

李光弼母

帝王鬚

面

剥面皮

面上起草

耳目

唾耳

雞冠秀才

黑色養目

五十七眼

目光如火

一目鬼

眼多白

一目存誓

口舌牙

含香

孫登嘯

口過

指口以示

善嘯

種牙

鼻

鼻祖

氣如龍

心肝腎

王吏部兄弟

為表納肝

傷腎

外腎

指髀肉足

幻景

老至

一人半

有鬼

赤脚

纏足

短人

瘦人

長人

焦僂

兄弟輩

良海鶴

長七丈

銅鑄像

十二金人

一履七尺

男相 女相

月精

狀異常人

傅粉

勝人

潘左

無貴相

着假面

壯貌堂堂

正郎鼻

骨法非常

身毛逆上

手相甚貴

青城王氣

娶九姨

卷七十四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七十四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身體部

總論

人於胞胎中三元育養九炁結形然後得成爲人若非三元所育九炁所導及九天司馬不下命章皆莫能生始一月受鬱單無量天一黃演之炁二月受上上禪善無量壽天洞冥紫戶之炁三月受梵監須延天長靈明

仙之炁四月受寂然堯術天碣戶冥演由之炁五月受  
波羅蜜不驕樂天五仙中靈之炁六月受洞元化應聲  
天高真冲融之氣七月受靈化梵輔天高仙洞笈之炁  
八月受高虛清明天真靈化凝之炁故一月精血凝而  
爲胞二月形兆坯而爲胎三月陽神爲三魂四月陰靈  
爲七魄五月五行分臟六月六律定腑七月七精開竅  
八月八景具神九月宮室羅布十月氣足聲尚神具九  
天稱慶太乙執符帝君品命主籙勒籍司命定筭五帝  
監生聖母衛房天神地祇三界備守九天司馬在庭皆  
所以主其生成者也因其不淨而成胞胎神既入胎四

種始立堅凝爲地種軟濕爲水種煖熱爲火種氣息爲  
風種使地水火三種雖立非風種關通其中則兒形莫  
得長故自一七日至三十有八日於胞胎中自然生三  
十一種風關通整合使之筋脉機骨機關孔竅皆得流  
通於其中間地十七日又復一死蓋短座之風吹令暴  
卒以堅強之普門之風吹整其體足其音聲故也如此  
在胞胎中凡十個月處母生臟之下熟臟之上五繫自  
縛如右革囊如在羅網起不淨想瑕穢想牢獄想幽冥  
想起如是等想晝夜恟惶急欲起出母食多食少太膩  
無膩太熱太冷色欲過度當風差久游行馳走有所度

越凡此之類兒皆不安亦復受諸苦惱及生地苦亦如  
之或以衣受或以衾受皆切楚痛當此欲生未生之際  
使非何所垂超之風吹令頭下足上以向生門則母子  
徃徃兩皆不保 樂善錄

人始生而有不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  
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  
能食食三年顯合然後能言十有六年而精通然後能  
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  
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齟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齟十  
有四歲而化一陽一陰奇偶相配然後道合化成性命

之端形於此

國憲家猷

齒乃骨之餘髮乃血之餘耳乃腎之餘頂乃髓之餘爪  
乃筋之餘語乃氣之餘 夷門廣牘

脉勇怒則面青骨勇怒則面白血勇怒則面赤飲酒者  
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微則面赤 草木子

心去腎八寸四分天去地八萬四千里人自子至巳則  
腎生氣自午至亥則心生血陽生子而地氣上升至巳  
而亢陰生午而天氣下降至亥而極人身肖天地也 清

暑漫錄

人鬚髮眉雖皆毛類而所主五臟皆異故有老而鬚白

眉髮不白者或髮白而眉鬚不白者臟氣有所偏故也  
大率髮屬於心稟火氣故上生鬚屬於腎稟水氣故下  
生眉屬於肝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上爲鬚下爲勢故  
女子宦人無勢則亦無鬚而眉髮無異男子則知不屬  
腎也

筆談

人之腹中各有三尸九蟲爲人大害常以庚甲之日上  
告天帝記人之罪分毫錄奏欲絕人生籍減人祿命令  
人速死死後魂升於天魄入於地惟三尸遊走名之曰  
鬼四時八節企其祭祀祭祀不精卽爲禍患三尸分居  
人身上下爲人之孽上尸名彭倨在人頭中令人眼暗

髮落口面齒病中尸名彭質在人腹中伐人五臟少氣  
多忘令人好作惡事下尸名彭矯在人足中令人下關  
搔擾五情勇動淫邪不禁其尸形似小兒或似馬狀長  
毛二寸人死卽出作鬼如人生時形像衣服長短無異  
其九蟲類多如蛔蟲白蟲之類躁人五臟多致殺人令  
人多病種種動作

太上三尸經

天皇氏三舌鱗身地皇氏馬蹏人皇之身九章史皇四  
目伏羲蛇身神農牛首大眉三辰能言五日能行七朝  
齒具黃帝孕二十月而生河目隆顙日角龍顏弱而能  
言十歲而改神農之政顙頊併幹十三而致太平帝嚳

戴千十五而佐顓頊唐堯孕十四月而生鳥庭八眉十  
三而佐帝摯舜四瞳子禹孕十四月長頸鳥喙兩耳三  
漏而虎鼻湯臂二肘文王四乳其長十尺老聃在孕七  
十二年足履八卦仲尼河目海口坐如蹲龍具四十九  
表 玄覽

人之心相外見於目其善惡又更多端凡督踰啖囁者  
嫉妬人也盱眙瞠眴者惡性人也矐矐晃葛者憨人也  
彌詞瞞贈者姦詐人也應徵拗拗者崛強人也羊目眊  
瞳者毒害人也睛色雜而光浮淺者心不定無信人也  
睛色光彩溢出者聰明人也睛色紫黑而光彩端諦者

好隱遁人也睛色黃瞻視端直者慕道術人也睛多光  
而不溢不散徹而視瞻端正者亦慕道人也睛急眨者  
若不嫉妬則虛妄人也 青箱雜記

荊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  
詩成式常與刺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闔  
記反手指其去處至不是此花偏愛菊則有一人持盃  
臨菊藜又黃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掛纈纈窠  
鏢勝絕細凡三十餘處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爲白舍人  
行詩圖也 酉陽雜俎

五官 鬚



關雲長美髭髯內一鬚尤長二尺餘色如漆索而勁常  
自震動必有大征戰公在襄陽時夜夢一青衣神辭曰  
我烏龍也久附君身以壯威武今君事去矣我將先往  
語畢化爲烏龍駕雲而去公寤而怪之至夜公走麥城  
與吳兵對天曙將鬚失其長者公始悟前夢嘆數已定  
將柰之何至晉太始元年樊城大旱祈雨無驗有司夢  
黑衣神自稱鬚龍能爲我立廟當致雨以救民有司虔  
請至午果雨淡雲中烏龍現身遂爲創祠掘址得一長  
鬚意卽龍也遂以塑於龍神頸中題其廟曰鬚龍廟

識資諧

異

王彪之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後卒年七  
十三壽矣顏天豈早白與宋杜公衍年四十餘鬚鬢盡  
白及卒年八十

金罍子

晉謝靈運鬚美臨刑施爲南海祇恒寺維摩詰鬚寺人  
保惜初不虧損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闔百草欲廣其  
物色令馳驛取之更恐爲他人所得因剪棄其餘遂絕

晉書

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夫人二子光  
弼封臨淮郡王光進封武威郡王皆爲名將死塋長安  
南原將相奠祭幾四十四幄

珍珠船

廬陵周必泰紹興中監臨安府和劑局局內失火延燒  
民家逮吏論死必泰遂自誣伏坐失官吏得免死必泰  
歸順道謁婦翁門外雨雪交下有二童子掃雪於門庭  
婦翁因必泰失官殊輕之而私訝一夕夢掃雪以迎宰  
相今唯必泰雨雪中至又無他客既准設備姑留之必  
泰歸益刻苦向學試博學宏詞科至京寓一班直家一  
日班直袖小冊自外至必泰請借觀則鹵簿圖及入試  
果以此命題中詞科歷官至宰相封益國公未試之前  
必泰夢入陰司見判官拷掠一鬼指必泰曰此人有陰  
德當位宰相貌陋如此柰何鬼請爲帝王鬚卽起摩必

泰頰爲種鬚旣覺猶隱隱痛後必泰罷相家居有一相  
士來適邂逅必泰於門外相者問相公何在必泰進揖  
曰某前此待罪宰相相者曰爾貌如此莫誑我也必泰  
延入上坐相者復請見宰相必泰荅如前相者起將其  
鬚曰帝王鬚真宰相也 因果錄

面

王武子與武帝圍棋王曰孫歸命何以好剝人面皮皓  
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則剝其皮賈充問皓曰何以剝人  
面皮語林曰其顏之厚也

陳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

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  
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即改特  
字爲準條字再黥之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右叅政  
聞之曰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草者乎

東軒筆錄

### 耳目

燕丹使田光往侯荆軻值其醉唾其耳中軻覺曰此出  
口人耳之言必大事也亟往見光

列士傳

兖州張審通嘗爲泰山府君所召令爲詞判錄申天曹  
天曹允之府君悅問曰子何願曰特更欲聰明耳乃命  
取一耳安其額上既寤覺額痒踊出一耳尤更聰時人

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爲雞冠秀才

太平

廣記

凡視五色皆損目唯黑色無損李氏有江南日中書皆  
用皂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

倦遊錄

崔嘏失一目以珠代之施肩吾嘲之曰二十九人及第  
五十七眼看花元和十五年也

太平御覽

郭子儀身長七尺二寸初在行伍李白客并州於哥舒  
翰座上見之曰此壯士目光如火照人不十年當擁節  
旄屢脫其刑責翰因署爲牙門將後子儀勘定安史歷  
諸道節度及永王璘反事于李白子儀請以官爵贖翰

林上許之因而免誅

樂史序

錢鏐年老一日失明中朝國醫胡某曰可無療此當延五七歲壽若決膜去內障眼卽復舊但慮損福鏐曰吾得不爲一目鬼於地下足矣醫人治之復故凡賂醫金帛計五萬緡未幾鏐卒

談苑

李承之在仁宗朝官州縣因包拯叅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

宋史

宋欽宗北狩和議成顯仁后將還帝挽其輪泣曰第與吾南歸得爲太乙宮主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后不能

却爲之誓曰吾先歸苟不迎若者瞽吾目乃升車北至南中見高宗殊無迎復意后爲之憮然久竟失明募醫不効有道士應募入宮金鍼一撥左翳脫然復明后大喜曰吾目久盲得師重朗更煩終始其右報當不貲道士笑曰后以一目視以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道士去後王剛中帥成都圖靈泉縣朱仙像以進則儼然當日道士云岳忠武初入獄欲坐以策應不行爲違節制當行軍法何伯壽承奏命治其事乃謂岳曰相公但放心若相悞令我子孫皆無眼岳乃署竟坐死何由此得執政而其家生子俱青盲神明固自有顯証可不畏

哉 白拂齋

口 舌 牙

桓帝時侍中刁存年耆口臭上出雞舌香使含之自疑有過賜毒歸舍辭訣欲就便宜賴僚友求視其藥更為含食意遂解 漢官儀

孫登嘗經宜陽山作炭人見之與語登不應作炭者覺其精神非常咸共傳說太祖聞之使阮藉往觀與語亦不應藉因大嘯登笑曰復作向聲又為嘯求與俱出登不肯藉因別去登上峯行且嘯如簫韶笙簧之音聲震山谷藉怪而問作炭人作炭人曰故是向人聲藉更求

之不知所止 晉書

宋考功在天后朝求為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意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問有才但以其有口過蓋之問患齒疾口常臭故也之問終身慙憤 唐書

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歡如也嘗言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子由晦默少許可嘗裁子瞻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此乃一病子由監筠州酒稅子瞻嘗就見之子由裁以口舌之禍及餞之郊外不交一談唯指口以示之 長公外

記

太始二年西方有因霄之國人皆善嘯丈夫嘯聞百里  
婦人嘯聞五十里如笙竽之音秋冬則聲清亮春夏則  
聲沉下舌尖倒向喉內亦曰兩舌重沓以瓜徐刮之則  
嘯聲愈遠呂覽云反舌殊鄉之國卽此 拾遺記

鄧雲翁者嘉靖間閩縣人少遇異人授以種牙之方其  
法令患者飽食後吞藥丸七粒復以末藥入湯漱口片  
時諸牙皆下乃用生鼠去皮和藥搗爛成膏依牙已序  
逐枚蘸鼠以種原孔至死堅如少壯或老人牙以脫落  
以他牙種之亦如生成

鼻

鼻祖卽始祖也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又  
凡人懷胎鼻先受形故謂始祖爲鼻祖也 楊子雲

王廷奏始生於恒山西南別野生後常有鳩數十朝集  
庭樹暮宿簷戶下有里人路德播異之及長駢脅善陰  
符鬼谷之書歷居戎職頗得士心以長慶元年春二月  
會使河陽廻及沈水酒困寢於道忽有一人荷策而過  
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有從者竇載英寤以告廷  
奏廷奏騁數里及之致敬而問白云濟源駱山人向見  
君鼻中之氣左如龍而右如虎氣交當王於今年秋子

孫相繼滿一百年吾相人多矣未見有如此者復云家  
之庭合有大樹樹及於堂是兆也廷奏既歸遇田弘正  
之難中夜有軍叩門僞呼官稱廷奏股慄欲逃載英曰  
駱山人之言時至矣是夜七月二十七日也廷奏意乃  
安及爲留後他日歸其別野視家庭之樹婆娑然暗北  
舍矣墅西有飛龍山神廷奏往祭之將及其門見一人  
被衣冠折腰於廷奏問左右皆不見及入廟神乃側坐  
衆皆異之因令面東起宇今尚存焉尋以播爲上賓戴  
英列爲首校訪駱山人待以函丈之禮乃別構一亭號  
駱氏亭報疇昔也

唐年譜

五臟

心 肝

腎

符朗從堅過江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沙仗問  
朗曰是王吏部兄弟也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及一人面  
狗心者是耶忱醜而有才國寶美而狼毒故也

裴景泰

書

泓演衛大夫狄人殺懿公而踐其屍僅留肝焉演遠使  
返報哭於肝之側曰臣請爲表自剖其腹納肝於內而

死

左傳

沈存中苦腰重不能行有將佐曰此乃病齒數年用苦  
參楷齒其氣味入腎傷腎所致也後有太常少卿舒昭

亮亦用苦參揩齒歲久亦病腰自後悉不用之疾皆愈  
並方書所不載者

筆談

回回俗善保養者無他法惟護外腎使不着寒見南人  
着夏布裙甚以為非恐涼傷外腎也又云夜卧當以手  
握之令暖謂此乃生人性命之根本不可不保護也  
不脈錄

四體 指 髀肉 足

浙有士人一指忽隱痛不可忍其中指甲間生一珊瑚  
高二寸血色氣縷成海市人士戰馬城郭戈矛人與已  
皆見其人嗜飲燒酒醫謂火所吐幻景服以大黄稍減

久服遂絕然火何得成此異哉

異識資諧

劉玄德在荊州牧劉表座上起如廁慨然流涕還坐表  
怪問之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裡肉  
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蜀志

符堅與諸鎮書曰晉士平吳利在二彥今克襄陽僅得  
一人半耳謂釋道安習鑿齒齒跛一足故戲之

代醉編

梅侍讀晚年躁於祿位而病足常撫其足而詈曰是中  
有鬼令我不致兩府者汝也

比堂書抄

真宗得皇子已晚始生晝夜啼不止有道人言能止兒  
啼召入則曰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啼即止蓋真宗



常顓上帝求嗣上帝問羣仙曰誰當往者皆不應赤脚大仙一笑遂命降為真宗子在宮中好赤脚其驗也史

畧

纏足一事謂之妖古無此蓋自妲己始妲己乃雉精足猶未變故用裂帛纏之後世習俗既久以足小為美

短人 瘦人 長人

國語

焦僥氏長三尺短之極西蠻人也國語要離羸瘦極每出遇順風卽行逆風卽倒獨異志

阮孚性機辨好酒貌短而秃周文帝偏所愛重常於室內置酒十瓶瓶大一斛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適入室

見卽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入王家匡坐相對

宜早還宅因持酒去帝憮然大笑

世說新語

西海之外有鵠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為人自然有禮好經編跪拜其人皆壽三百歲行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海鶴陳章與齊桓公言鵠遇而吞之亦壽三百歲此人鵠中不死而鵠亦一舉千里陳章與齊桓公言小人也神異經

南方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長七丈腹圍如其長朱衣縞帶以赤蛇繞其頂不飲不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此人以鬼為食以霧為漿名曰尺郭一名食邪一名黃

父神異經

阮翁仲安南人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端勇異於常人少為縣吏為督郵所笞嘆曰人當如是耶遂入學究書史秦始皇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聲振匈奴秦以為瑞翁仲死遂鑄銅為其像置咸陽宮司馬門外匈奴至有見之者猶以為生

天中記

按秦始皇二十一年長狄十二見於臨洮長五丈餘以為吉祥鑄金人十二以象之各重二十四萬斤坐之宮門之前謂之金狄皆銘其胷云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為羣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

足六尺

李斯書

符健時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符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不荅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下靖獄會霖雨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嘆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乃赦之

集異錄

男相 女相

論語撰考識顏回有角額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月精故名淵摘輔像曰子貢山庭斗繞謂面有三庭山在中鼻

高有異相也

蔡邕謂從弟谷曰董卓性剛難濟吾且逖遁山東以待如何谷曰君狀異常人每行觀者雲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乃止

伯喈傳

何晏潔白魏帝疑其傅粉以湯餅試之其拭愈白知其非傅粉也考魏略晏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則知晏常傅粉矣前漢佞倖傳籍孺閎孺傅脂粉以婉媚倖上此不足道也東漢李固傳章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冶步略無慘怛之心顏氏家訓謂梁朝子弟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以

此知古男子多傅粉者

野客叢書

庾公道王尼非唯事事勝人卽布置鬚眉亦勝人我輩皆出其轅下

何氏語林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冲絕醜亦復效岳遨遊於是羣姬共亂唾之委頓而返

天中記

王顯與太宗皇帝有嚴子陵之舊每掣禪爲戲將帽爲歡帝微時常戲顯曰王顯抵老不作繭及帝登極而顯謁因奏曰臣今日得作繭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爲卿惜也

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時僕射房玄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錫之其夜

卒唐史

高齊蘭陵王長恭面類婦人嘗着假面以對敵與周師戰勇冠三軍齊人壯之乃爲舞以效其推摩擊刺之容今人面是也國憲家猷

華溫琪少從黃巢爲盜巢敗溫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於桑林輒枝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之曰子壯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於家五代史

岳生李生各祈夢於七曲山梓童祠祈功名夢俱至王者前忽一人下殿傳旨曰汝二人皆可貴但身與頭不相稱因引至廊下用斧兩易其頭歸見妻子皆駭然及問平日家庭事應對皆無舛乃稍安後二人俱登科賈弼夢人易其頭還能半面啼半面笑徐郎中夢神人攜一竹籃鼻視徐曰形相不薄但鼻曲而小乃剗其鼻安一鼻神笑曰好一正郎鼻也徐鼻自爾端正歷官正郎盛文肅公珍世豐肌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謂踈瘦如削二公並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詢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鑪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

袖郁然滿室濃香有竇文賓為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時人為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

天中記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事生業以販鹽為盜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多竊從之遊豫章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錢塘分也占之又臨安以相法隱市中求其人起與術者善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置酒悉會縣中豪傑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懼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

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博徒耳術者召鏐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憫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將質吾術耳明日遂去起始縱其子等與鏐遊時時貸其窮乏及鏐貴辟起為

賓客

西湖志

施宜生福人也少遊鄉校有僧過焉與之言引之風簷杲日援手周視曰子有奇相歸宅日當語子又數年遇諸塗宜生方躡場屋不勝困欲投筆漫徵前說以所向叩之僧出酒一壺與之藉草飲復援其手曰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然則必有以

合乎此而後可貴也時范汝爲建節戎行宜生杖策徑  
謁干以祕策汝爲恨得之晚亡何而汝爲敗變服爲傭  
渡江至泰有大姓吳翁者家僮數千指搯魚鹽之饒宜  
生傭其間三年人莫之覺也翁獨心識之一日屏人問  
曰天下方亂英雄鏖跡亦理之常我視汝非傭必以實  
告不然且捕汝於官宜生不服翁固詰之則請其故翁  
曰汝動作皆傭而微有未盡同者此魚服而角也我固  
將全汝而何以文爲宜生驚汗亟拜曰主實生我不敢  
匿遂告之由翁曰官構方急圖形遍城野汝安所逃龜  
山有僧可託以心余交之舊矣介以入主僧者出儼然

鄉校之所見也啓緘而留之餘數旬持撓夜濟宜生於  
淮曰大丈夫富貴命耶予無求報心天實命汝知復如  
何必得志毋忘中國逆而順天所祐也虜法無驗不可  
行遂殺一人於道而奪其符以至於燕上書道國虛實  
不見用縻而致之黃龍會赦得釋因以教授自業虜有  
附試畔歸之士謂之歸義逆亮時有意南牧校獵國中  
一日而獲熊三十六試多士遂以命題宜生奏賦曰聖  
天子講武功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亮鑒而喜  
擢爲第一不數年仕至禮部尚書紹興三十年虜來賀  
正旦宜生以翰林學士侍講爲之使朝廷聞之命張忠

定燾以吏部尚書侍讀館之都亭時戎壘方堅國備大弛而謀者傳造舟調兵之事無虛日上意不深信館者因以首丘風之至天竺微問其的宜生顧其介不在傍忽低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於是始大驚及高景山告釁而我粗有備矣宜生寔先漏師焉歸爲介所告烹而死宜生方顯時龜山僧至其國言於亮而尊顯之俾乘驛至京東祝海舟號天使國師不知所終國史逸其事獨淮士能道之

朝野遺記

陳搏入弔出語人曰王氏女吾雖不見其面但觀其捧爐手相甚貴若是男子當白衣入翰林女子爲國夫人矣後數年陳晉公恕爲參知政事一日便坐奏事太宗從容問曰卿娶誰氏有幾子晉公對曰臣無妻今有二子太宗曰王克正江南舊族身後唯一女頗聞令淑朕甚念之卿可作配晉公辭以年高太宗敦諭再三遂納爲室不數日封郡夫人如陳之相也

東軒筆錄

徐耕成都人二女皆國色爲詩有藻思耕家貧甚有相者曰公非久當大富貴耕使相其二女曰青城山有王氣每夜徹天者一紀矣不十年後有真人乘運此二子

當作妃后君之貴由二女致也及王建入城聞其姿色  
納於後房姊生彭王妹生衍建卽位姊爲淑妃妹爲貴  
妃耕爲驃騎大將軍衍卽位冊貴妃爲順聖太后淑妃  
爲翊聖太妃

蜀檮杌志

龍圖劉公燁未第前娶趙尚書晃之長女早亡而趙氏  
猶有二妹皆未適人旣而劉公登科晃猶未第夫人復  
欲妻之使媒道意劉公曰若是武有之德則不敢爲姻  
如言禹別之州則庶可從命蓋劉公不欲七姨爲匹欲  
以九姨議姻故也夫人詰之曰諺云薄餅從上揭劉郎  
纔及第豈得便揀點人家女劉公曰非敢有擇但七姨

骨相寒薄非某之對九姨乃可遂娶九姨後生七子皆

顯七姨後適關生竟落泊轉依劉氏養之終身

青箱雜

記

劉氏鴻書卷七十四 終

卷七十四

身禮



第七十五卷

宮室部

帝規

紂宮

大室

中天臺

機發橋

離

雲明臺

咸陽坂

阿房

宮市

九成宮

玉堂

洛陽宮

披香殿

涼殿

東華門

國學

三舍類

鳥書

卷三十五目錄

儒

畫卦臺

周公廟

武侯碑

釋

南朝北魏

石室

報恩寺

道

樓觀

民居

住宅

容長戟

鬼宅

貴宅

宅泣

涼宅

雜制

亭榭

寒山寺

淮西碑

姦黨碑

趙州橋

萬安橋

狀元坊

百歲坊

妓館

書院

國初書院

卷七十五目錄終

宣王二十五年  
 宣王二十六年  
 宣王二十七年  
 宣王二十八年  
 宣王二十九年  
 宣王三十年  
 宣王三十一年  
 宣王三十二年  
 宣王三十三年  
 宣王三十四年  
 宣王三十五年  
 宣王三十六年  
 宣王三十七年  
 宣王三十八年  
 宣王三十九年  
 宣王四十年  
 宣王四十一年  
 宣王四十二年  
 宣王四十三年  
 宣王四十四年  
 宣王四十五年  
 宣王四十六年  
 宣王四十七年  
 宣王四十八年  
 宣王四十九年  
 宣王五十年  
 宣王五十一年  
 宣王五十二年  
 宣王五十三年  
 宣王五十四年  
 宣王五十五年  
 宣王五十六年  
 宣王五十七年  
 宣王五十八年  
 宣王五十九年  
 宣王六十年  
 宣王六十一年  
 宣王六十二年  
 宣王六十三年  
 宣王六十四年  
 宣王六十五年  
 宣王六十六年  
 宣王六十七年  
 宣王六十八年  
 宣王六十九年  
 宣王七十年  
 宣王七十一年  
 宣王七十二年  
 宣王七十三年  
 宣王七十四年  
 宣王七十五年  
 宣王七十六年  
 宣王七十七年  
 宣王七十八年  
 宣王七十九年  
 宣王八十年  
 宣王八十一年  
 宣王八十二年  
 宣王八十三年  
 宣王八十四年  
 宣王八十五年  
 宣王八十六年  
 宣王八十七年  
 宣王八十八年  
 宣王八十九年  
 宣王九十年  
 宣王九十一年  
 宣王九十二年  
 宣王九十三年  
 宣王九十四年  
 宣王九十五年  
 宣王九十六年  
 宣王九十七年  
 宣王九十八年  
 宣王九十九年  
 宣王一百年

劉氏鴻書卷七十五

宣城劉仲達纂輯

宮室部

太史湯賓尹刪正

帝規

宮室 殿 臺 門 機橋 國學 北坂 宮市

世紀曰紂宮九市車行酒馬行炙

帝王紀

齊宣王爲室大盖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

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荆王釋

宣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荆邦爲有主乎王曰爲無

主敢問荆邦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居曰今王爲大室

三年不成羣臣莫敢諫者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

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  
晚也遽召尚書曰書之寡人不肖好爲大室香子止寡  
人也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鋪入曰聞  
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  
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  
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旣如是其  
址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爲臺址古者堯舜建  
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  
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址林木

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  
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  
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

經濟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乃求歸秦王爲機發  
之橋欲以陷丹丹過之橋不爲發一說蛟龍捧輦而機  
不發

史記

秦始皇置離宮延曼三百里各宮皆有鍾鼓帷幔美人  
於其中而不移有經年不識天子者此離宮之始也漢  
武帝於盩厔縣爲離宮中有五柞樹因名五柞宮亦由

秦始皇

原始秘書

秦始皇起雲明臺窮天下之珍水搜四方之巧工有二  
人騰虛緣木揮斤斧於空中子時起工午時已畢秦人  
謂之子午臺亦言於子午之地各起一臺

拾遺記

秦始皇滅六國寫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自雍門以  
東至涇渭交處殿屋複道周閣相屬然各自為區雖一  
瓦一甍之造亦如其式各書國號不相雷同皆布其所  
得諸侯美人居之如在其國鍾鼓帷幔不移而具至於  
出狩豐貂東至獬豸南來又有玄旗皂旒之制罕車之  
飾寫九王之庭於咸陽北坂車輿之綵各樹其文所謂  
秦人大備而陳戰國之後車者也

秦史

秦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聞周文王都豐  
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  
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  
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  
山表山巔為闕複道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  
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  
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  
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材皆至  
關中計工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  
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百家雲陽皆復不事

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竒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藝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旁三百里內宮觀複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克之各按署不移徙所行幸有言其處者死嘗從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

盡殺之是後莫知行之所在

嬴秦傳

漢靈帝昏弱太甚不親朝政作列肆於後宮使宮女刑人販賣諸物更相盜竊鬪爭帝與后妃以爲嬉笑帝着商人服從之宴飲謂之宮市齊東昏侯唐中宗皆爲之是爲國妖

原始秘書

唐太宗將幸九成宮姚思廉諫勿行上曰朕有氣疾暑輒煩劇徃避之耳賜思廉絹五十匹馬周上疏曰太上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獨居涼處溫清之禮

竊所未安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反期以解衆

惑唐紀

玉堂東承旨閣子窓格上有火然太宗常夜幸玉堂蘇  
易簡爲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窓格引燭  
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爲玉堂一盛事筆談

貞觀初脩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張玄素上書極諫曰  
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及乾陽畢功隋人  
解體陛下今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深願陛下無  
爲由余所笑則天下幸甚太宗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  
如桀紂玄素對曰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於亂且陛下

初平東都太上皇勅高門大殿並宜焚毀陛下以瓦木  
可用不須焚灼請賜與貧人事雖不行天下稱爲至德  
今若不遵舊制即是隋役復興五六年間取舍頓異何  
以昭示百姓光敷四海太宗曰善魏徵嘆曰張公論事  
遂有迴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唐世說新語

蘇世長侍宴披香殿酒酣進曰此煬帝作耶何雕麗若  
此帝曰卿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云煬  
帝耶對曰臣但見璫宮瑤臺非受命聖人所爲帝益重  
之唐書

唐玄宗起涼殿拾遺陳知節上疏極諫上召對暑毒方

盛上在涼殿坐後水激扇車風獵衣衿知節至賜坐石  
塌陰溜沉吟仰不見日四隅積冰成山簾水飛洒坐內  
含冰復賜冰屑麻飲陳體生寒粟腹中雷鳴再三請起  
方許上猶拭汗不已陳纔及門潰洩狼籍逾日復召諭  
曰卿論事宜審勿以已方萬乘也 廬陵官下記

宋嘉祐中將脩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宗  
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乃東家之  
西太歲果何在其令興工勿忌 宋史

南雍國學址在覆舟山之陽晉宋以來古戰場也多積  
屍每遇陰濕行人爲鬼眩有至死者因創雞鳴寺設醮  
以度而不能止馬后言於太祖曰妾聞邪不勝正此非  
孔子大聖無以鎮之即日遷大成木主於此鬼遂不復  
爲祟因建國子監焉旣成氣象弘大下令敢有婦人女  
子入門者斬趾欲絕陰類耳馬后聞其壯麗欲往觀之  
上不可遂於雞鳴山東麓緣崖開道俾后自上望之今  
石磴猶存立灑甚嚴敢有誹謗師長者梟首 明興雜記

三舍類

儒

臺

廟釋

寺

方丈

道觀

儒

陝西秦州有畫卦臺伏羲畫八卦於此雪後猶見卦痕  
廣輿記



雅州治東孔明南征日夢周公助以陰兵因獨立廟  
宋曹彬建隆二年爲都監伐蜀謁武侯祠視宇第雄觀  
謂左右曰孔明雖忠于漢然疲竭蜀之軍民不能復中  
原之萬一何得爲武當因其頽敗者拆去之止留宇中  
以祀香火左右皆諫不可俄報中殿摧塌有石碑出土  
尺許彬逕視之有親題字碑記云測吾心腹事惟有宋  
曹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能窺測哉遂令更  
新祠宇爲文祭之而去 蜀古蹟記

釋

僧寺之多南朝四百八十

唐詩

北魏一萬三千

通鑑

西域國有維摩詰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故名

方丈室

事物紀原

文皇初渡江檣折前一神廟有竿其神玄帝也文皇欣  
然命取用之遂濟竊念成功後當建一塔寺以展報誠  
一日江中見水湧出一寶塔上悚然起前念旣即位會  
天禧寺浮圖灾有司入奏勅兵馬督人巡衛勿救火寺  
旣燼命取其灰投之江即其地鼎建大刹立塔十三重  
賜名報恩寺 明泳化編

道

周穆王尚神仙召尹軌杜冲居終南山尹真人草樓之

所因號樓觀蓋道觀之初也黃帝內傳西王母授帝白玉元始真容置於高觀之上時人謂之道觀名觀之義疑取諸此隋煬帝改爲玄壇後復曰觀

續事始

民居

宅堂

馬周爲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衆以其與自書生素無貲皆竊笑他日別有住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

漢書

王濬字士治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千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晉書

長安待賢坊隋北大將軍史萬歲宅其宅初有鬼怪居者輒死萬歲不信因即居之夜見人衣冠甚偉來就萬歲萬歲問其由曰我漢將軍樊噲墓近君居廁常苦穢惡幸移他所必當厚報萬歲許諾因詰殺傷人所由曰各自怖而死非我殺也及掘得骸骨因爲改葬後又來謝曰君當爲將我必助君後萬歲爲隋將每遇賊便覺鬼兵助已戰必大捷

兩京記

李林甫宅即李靖宅有泓師者以道術聞於睿宗時嘗與過其宅謂人曰後之人有能居此者貴不可言其後久無居人開元初林甫官爲奉御遂從而居焉泓師曰

異乎哉如是十有九年居相位稱豪貴于天下者一人也雖然吾懼其異製中門則禍且及矣林甫果相玄宗恃權貴爲人觖望者久之及末年有人獻良馬甚高而其門稍卑不可乘以過遂易而製旣毀其簷忽有蛇千萬數在屋瓦中林甫惡之即罷而不能毀焉未幾林甫竟籍沒至此果十九年耳

宣室志

五代顧全武於越中廣搜榿楠建宅甚弘壯畢工之際梁棟皆出水戶牖漬濕竟不得入斯屋而卒人謂之宅泣

蔭光錄

韓持國許昌私第涼臺深七丈盛夏猶謂不可居因問

常穎士郊居涼乎常曰野人無脩簷大厦旦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役胸中無他念露形挾扇投足木牀視木陰東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耳語未竟韓亟止之曰汝勿言吾心亦涼矣

避暑錄

雜制 亭 碑 橋 坊 館

蔡中郎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根可以爲笛取用果有異聲

語林

庾信至北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人物信曰惟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耳

南史

元和中有老卒推倒平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朕自砍殺

之囚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臣是以不平

珠船

蔡京撰姦黨碑詔州縣立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官府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未彼工知世間有司馬相公如此紹興初有旨令毀公隧碑孫舍人君孚云方毀折之際大風走石羣吏不敢近獨有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殪於碑下兩工愚智千里也

宋史

趙州石橋爲魯班手造極爲堅固意謂今古無第二橋

矣有張神乘驢過橋動欲傾魯班在下以兩手托定而堅如初至今橋上有張神乘驢痕橋下有魯班兩手托迹

夷堅志續

泉州萬安橋未建每歲颶風大作水怪爲祟被溺死者無筭宋大中間一日渡至中流風作舟將覆忽聞空中有聲云蔡學士在宜急拯之已而風浪息止有一婦之女乃蔡姓也婦娠已數月矣乃感衆人之言即禱曰吾若生子官至學士必造輿梁以免病渡之苦後子即忠定公襄以狀元及第出守泉州追憶前盟促創建此橋者至於再三公違命踰年夫人復督責不已忽命寫文

一道申報海神隸畏溺死無一肯從命者有一隸出而願之既至即就酒肆痛飲飲畢酣睡海厓潮至有死而已睡半日而醒醒後退潮則文書已易封矣乃返而呈於公公閱之內止書一醋字翰墨如新舉郡莫之識也公轉展思忽悟曰醋字以酉配昔神其令我廿一日酉時興工乎至期潮果退舍沙泥壅積者丈餘潮之不至者聯八日遂創建此橋又時有識云若要此橋成如是狀元生則公之默承天祐感通神明者盖有自也名山記弘治中太倉州毛弼年百歲孫澄狀元及第有司為建人瑞狀元坊○福建林知府春澤百歲時有司為盖百

歲坊子侍郎應亮年七十三孫學憲如楚乞歸侍又四年而春澤始卒

國初不禁官妓唯挾唱飲宿者有律耳即京師聚寶門外建樓其名曰來賓曰重譯曰輕烟曰淡粉曰梅妍曰柳翠凡六其時法憲雖嚴諸司每朝退相飲於妓樓羣婢歌侑久之浸淫放恣解帶盤礴喧啾竟日樓空懸繫牙牌纍纍相比日晏歸署半已露醉廢務多矣永樂後都御史顧公佐奏革之皇明泳化編

天下四書院應天府民曹誠即同文舊居廣舍百五十楹聚書千餘卷以延學者真宗嘉之賜名曰應天府書

院○南唐昇元中白鹿洞建學館以李道為洞主掌其  
 教授太平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  
 千百人乞賜九經肄習詔國子監給本仍傳送之○開  
 寶中潭守朱洞首於嶽麓創書院以待學者詔賜書院  
 名○唐元和間衡州人李寬於石鼓創書院事文類聚  
 國初賜勅額號天下四書院而鉛山鵞湖書院居其一  
 焉書院為宋二陸及朱晦翁呂東萊四公講學之所在  
 宋奉勅所建者至我 明淪落正德年李夢陽督學江  
 西始重建於鵞湖山下後復廢壞萬曆間南昌太史劉  
 □寧過鉛山重建一祠於鵞湖山下然卑隘不稱四先

生春秋血食皆取辦於民間民甚苦之邑太僕卿費堯  
 年垂沒之日命男元祿捐新宅一所為鵞湖書院捐租  
 二百石為四先生蒸嘗之費并作諸生講課之資

劉氏鴻書卷之七十五 終

海書

第七十六卷

飲食部

總論

五味

三厭

製食

上炙

三列

識味

善啖

善飲

慎飲

茶

佳茶

火茶

酪奴

茶生

七椀

設茶

茶癖

茶病

卻茗

鳥書

卷七十六 目錄

五

酒書 卷之十一 目錄

酒

酒品 濯足 虎酒

禍泉 醉宜 桑落酒

魯酒 紅友 斷飲

川飲 酒禁 二色酒

美人行酒 斬美人 如淮如澠

送醪 千日酒 麴蘖事

玉浮梁 酒兵 釀酒

酒星 酒仙 百悔經

潤華 灌死 酒吏

粥 飯 羹

防風粥 飯不等 戛羹

龍羹

餅

湯餅 惜福 市餅

紅綾餅 鬻餅

鯖 鱠

五侯鯖 鱠化 銷魚精

醢 齋供

誤進醢 齋汁 鹽產

鳥書

卷之十一 目錄

二



設齋

糖蜜

蔗汁

鼠糞

鸞蜂

卷七十六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七十六

明宣城劉仲達纂輯

飲食部

太史湯賓尹刪正

飲食總

岐伯曰五味入胃各歸一所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

本草綱目

天厭鴈地厭狗水厭烏魚鴈有夫婦之倫狗有扈主之義烏魚有君臣忠敬之心皆不忍食之

孫真人歌

賈誼雜說曰神農嘗百草之實教民食穀藝文類聚曰神農氏時民始食穀加於燒石之上而食周書曰黃帝

始蒸穀爲飯烹穀爲粥也

五穀書

晉文公時宰人上炙而髮燒之宰人曰臣有死罪三援  
砥礪刀利猶干將肉斷而髮不絕臣之罪一也援錐貫  
肉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炙爐炭肉盡赤紅炙熟而  
髮不焦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嫉臣者乎乃召其黨  
詰之果然誅陰燒髮者

韓非子

列士傳云孟嘗君厨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  
食菜齊乞食人馮煖經冬無袴面有饑色願得上厨  
符朗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爲設精饌訖問關中之味何  
若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卽問宰夫如其言有人殺

雞食之朗曰此雞栖恒半露問之亦驗又啗鶩炙知白  
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厘之差

裴景仁秦書

張司空齊賢罷相知安陸賓客會厨吏密置一金漆大  
桶廳側窺公所飲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漲溢桶外公  
一食肥猪肉輒十餘斤風藥黑神丸常人服不過彈許  
公常以五兩爲大劑夾以胡餅頓食之趙丞相雄上殿  
奏事上從容問曰聞卿善于啖欲作小點心相請何如  
趙起謝遂命內侍捧史忠惠所進玉海容三升者賜之  
凡七賜皆醕繼以金柈捧籠炊百枚食其半上曰卿可  
盡之遂食之盡上爲之一笑後南帥日欲求其偶而不

得有以兵馬監押薦者召對飲各進酒三斗猪羊肉各五斤蒸糊五十事趙已醉飽摩腹而其人尚醒因更進酒斗許將別其人腹間忽砉然有聲蓋恒時束革帶限之漲而斷也張趙二公微時跣跣事極相類

宋史

有虜使至稱善飲有司推匹者纔得一武弁猶恐不勝上令廷臣自薦會祭請往三人默飲終日虜使已酣武人亦潦倒祭爽然復命上笑曰無論文學此酒量豈不當作大明狀元耶錫以內醞甚厚後病卒且氣絕呼酒至醉題曰宮詹非小六十非天我以為多人以為少易簣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丘

堯山堂紀

陳祭酒敬宗持已方嚴師舉振肅飲量甚洪而未嘗失色于人豐城侯李公貞降居留都禮公甚恭公過豐城饋甚豐而廣為延坐崇堂從廡幽軒曲館以達于內凡經行處輒陳席駐飲逮夜觴酌已無筭而公亦醉始入正席公主坐屏後潛窺之且命家妓奏樂公目不迂視猶恐失儀默屈指甲掌中以持微栝行輒罄殆不可勝乃散翼日醒起視之掌血凝矣

孤樹哀談

茶

茶之佳者造在社前其次火前其下雨前火前謂寒食

雨前謂穀雨前

學林新編

宣城縣有丫山山方屏橫鋪茗芽裝面其東爲朝日所燭號曰陽坡其茶最勝太守嘗薦於京洛士人題曰丫山陽坡橫紋茶龍安有騎火茶最上言不在火前不在火後作也清明改火故曰火

彙苑

齊王肅歸魏初不食羊肉及酪漿常食鯽魚羹渴飲茗汁高帝曰羊肉何如魚羹茗汁何如酪漿肅曰羊陸產之最魚水族之長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酪不中與茗爲奴王勰戲問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好邾莒小國明日爲君設邾莒之餐亦有酪奴因呼茗爲酪

奴

伽藍記

陸羽茶經云茶上者生爛石中者生礫壤下者生黃土

萬花谷

盧仝謝孟諫議寄新茶一椀喉吻潤二椀破孤悶三椀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四椀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椀肌膚清六椀通仙靈七椀吃不得也微覺兩腋習習輕風生

盧集

剡縣陳務妻少寡與二兒爲居宅中先有古塚每日搏茗輒先以著墳上二子患之曰古墓何知徒以勞意欲掘除之母苦禁乃止夜夢一人自說沒來三百餘年謬

蒙惠澤賢子恒欲見毀相賴保護雖潛壤與朽骨敢忘  
醫桑之報明日晨興於外屋得錢十萬似久埋者而貫  
皆新提還告其兒並有慚色自是設饌愈謹異苑

宣城何子華邀客酒半出嘉陽巖峻畫鴻漸像子華因  
言前世惑駿逸者為馬癖泥貫索者為錢癖耽子息者  
為譽兒癖耽褒貶者為左傳癖若此客者溺於茗事將  
何以名其癖楊粹仲曰茶至珍蓋未離乎草也草中之  
甘無出其上者宜追目鴻漸為甘草癖夷門廣牘

劉貢父知長安妓有茶嬌者以色慧稱貢父惑之事傳  
一時貢父被召造朝茶遠送之貢父為夜宴痛飲有別

詩曰畫堂銀燭徹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唱盡一杯須  
起舞關河風月不勝情至關永叔直出道迂貢父貢父  
適病酒未起永叔曰何故未起貢父曰自長安路中親  
識留飲頗為酒病永叔戲之曰非獨酒能病人茶亦能  
病人多矣過庭錄

明鄭端簡公曉官文選時里中士宦有饋金銀首飾承  
篋以將而上覆之茗公直以為茗也受之入夫人手撥  
茗知之面頰發赤亟擊柝請公入以語公公道然不動  
聲色第整理其茗覆篋如初出坐亭中召其人還謂曰  
吾初以家適乏茗故拜君惠頃入內詢家尚有餘茗心

謝尊意已授之令持歸 名賢錄

酒

許氏說文云酒就也所以就人之善惡也一說酒字篆文象酒在鹵中之狀飲膳標題云酒之清者曰釀濁者曰盎厚曰醇薄曰醨重釀曰酎一宿曰醴美曰醕未榨曰醅紅曰醞綠曰醴白曰醑 本草綱目

遠客到以酒勞之謂之洗塵亦云濯足馬周取酒濯足義取此也 談輅

虎以犬為酒雞以蜈蚣為酒鳩以桑椹為酒猫以薄荷為酒蛇以茱萸為酒謂食之即醉也 清異錄

置之瓶中酒也酌於杯注於腸善惡喜怒岐矣禍福得失岐矣儻夫性昏志亂膽脹身狂平日不敢為者為之言騰烟焰事墮穿機是豈聖人賢人乎一言蔽之曰禍泉而已 夷門廣牘

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清其思也醉得意宜唱宣其和也醉將離宜擊鉢壯其神也醉文人宜謹節奏章程畏其侮也醉俊人宜益觥盃加旌幟助其烈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此皆審其宜攻其景反此則失飲之人矣 皇甫嵩傳

桑落酒相傳是九月九日作水麴米皆以三十為準熟

于桑落之辰故名桑落不知西羌有桑落河出馬乳酒  
羌人兼葡萄壓之晉宣帝時嘗來獻九日賜百官飲之  
則此桑落乃地名非時也庾信乞酒詩有蒲城桑落酒  
又似出蒲州 談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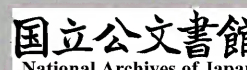
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乃發兵與  
齊攻魯一日與趙俱獻酒於楚王王主酒吏以魯薄酒  
易趙厚酒楚王以趙酒薄遂圍邯鄲 淮南子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遷北歸嘗與單秀才步田  
至其地地主攜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紅  
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言而推之金貂

紫綬誠不如黃帽青裝朱轂繡鞍誠不如芒屨藤杖醇  
醪豢牛誠不如白酒黃雞玉戶金鋪誠不如松窗竹屋  
無他其天者全 鶴林玉露

邴原遊學八九年而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  
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可  
一飲於是共飲終日不醉 漢書

漢鄭弘為靈文鄉嗇夫行官涼洛未至宿一埭埭名沈  
釀於埭逢故舊友人四顧荒郊村落絕遠酤酒無處情  
抱不伸乃以錢投水中依口而飲飲酣暢皆得大醉因  
更為沈釀川明日乃分首而去 類林



酒書  
曹操欲制酒禁孔融與操書云天垂酒星之曜地列酒  
泉之郡堯不干鐘無以建太平孔非百榼無以堪上聖  
樊噲解卮鴻門非鐘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  
主非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  
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無以脫其  
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  
著功于漢屈原不餽糟餒醢取困於楚酒何負於政哉  
魏志  
西門季玄造二色酒白酒中有墨花斟於器中花亦不  
散其中有肝石故也崔道旋以金銀銅錢來酤曰以我

三樣錢買君二色酒欲辭得乎

常新錄

王敦字處仲王導字茂弘敦與導嘗造王愷愷使美人  
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導敦所敦故不肯持美  
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  
罪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  
也晉書又石崇宴客亦命黃門三斬美人大將軍曰自  
殺伊家人何預卿事與此同

晉侯與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  
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  
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左傳



陶侃家貧有友人過侃侃無以致款其隣人謂侃曰子門有長者軒車何不延之論當世事侃曰貧不能備醴餌鄰人密于墻頭送以濁醪隻雞遂成終日之歡晉史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飲之千日醉時有州人姓劉名玄石好飲酒往求之希曰我酒發來未定不敢飲君石曰縱未熟且與一盃得否希曰聞此語不免飲之復索曰美哉可更與之希曰且歸別日當來只此一盃可眠千日石別似有怍色至家醉死家不之疑哭而葬之經三年希曰玄石必應酒醒宜往問之既往石家詰曰石在家否家人皆怪之曰玄石亡來服已闋矣希驚

曰酒眠千日今合醒矣乃命其家人鑿塚破棺看之塚上汗氣徹天遂命發塚方見開目張口引聲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問希曰汝作何物令我一盃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幾許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氣衝入鼻中亦各醉臥三月搜神記

鴻臚孔羣好飲酒王導云卿常飲酒不見酒家覆瓶布乎久則糜爛羣曰公不見糟肉乎乃更堪久羣嘗與親舊書云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麩蘖事王氏彙苑舊聞李太白好飲玉浮梁不知其果何物有人得吳婢使釀酒因促其功答曰尚未熟但浮梁耳試取一盞至

清異錄

則浮蛆酒脂也乃悟太白所飲蓋此耳

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

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

南史

魏賈瑯家累千金博學善著作有蒼頭善別水常令乘

艇於黃河中以甌匏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

器中色赤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酒之芳味世中

絕所

衛元規酒後迂丁僕射以詩謝曰自茲囚酒星于天獄

焚醉日于秦坑

撫言

石曼卿磊落奇才飲酒過人有劉潛者亦豪義士與曼

卿為酒友聞京師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

不交一言王氏怪其所飲過多以為異人稍獻餽菓益

取好酒奉之甚敬二人飲啗自若傲然不顧至夕殊無

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傳王氏酒樓有二酒仙來

飲久之乃知劉石也

歸田錄

閩士劉乙嘗乘醉與人爭妓女既醒慚悔乃集書籍中

凡飲酒致失賈禍者編以自警題曰百悔經自後絕飲

至於終身

清異錄

王岐公在翰苑值中秋夕帝于宮中召至賜酒對御榻

坐語曰天下無事與醉聲色何如與學士對飲令宮嬪

進酒命各以巾帶索詩已令脫金珠雀簪簪其幘頭曰

須與潤筆宴畢醉起謝令扶掖不得拜撤金蓮燭送歸院明日都下盛傳天子請客

說略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頻以巨觥宣勸之攸懇求辭不

任杯酌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歿亦不至失一司馬光

也鶴林玉露

宋太祖事世宗於澶州曹彬為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

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即

位語羣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

以腹心朝野遺記

粥飯羹

金鑿密記白居易在翰林賜防風粥一甌食之口香七

日玉屑

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

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

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

自到士以此多歸之孟嘗君客無所擇各皆善遇人自

以為孟嘗君親也

史記

漢高祖微時嘗與客過其丘嫂食客益羹嫂厭叔佯為

羹盡戛其釜高祖怨其嫂及為帝封其子為戛羹侯或

問帝帝曰其母不長者獨異志

漢元和元年大雨有一青龍墮宮中帝命烹之賜羣臣  
龍羹各一杯故李尤七命文曰味兼龍羹

述異記

### 餅

唐明皇王后恩寵日衰不自安一日訴曰三郎獨不記  
阿忠脫新臂換一斗麪爲生日湯餅耶上戚然憫之

玉屑

肅宗爲太子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臠上顧太子  
使太子割肅宗旣割余汚漫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憚  
肅宗徐舉餅啖之上大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唐

語林

賀知章嘗謁賣藥王老問黃白術持一大珠遺之老人  
得珠卽令易餅以與賀食賀心念寶珠何以市餅口不  
敢言老叟曰慳吝未除術何由成

原化記

唐御食紅綾餅餠爲上光化中放進士裴格盧延孫等  
二十八人燕於曲江勅大官賜餅餠止二十八枚而已  
延孫後入蜀頗爲蜀人所易有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  
曾吃紅綾餅餠來西陽雜俎載人衣冠家有蕭家餛飩  
庾家粽子韓約櫻桃餠籩又有胡突繪麀皮索餅之類  
號爲名食

唐紀

刑部侍郎劉伯芻常言某所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餅者

早過戶未嘗不聞謳歌聲而當壚興甚早一旦召之與  
語貧窘可憐因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餅以償之欣然  
持鏹而去後過其戶則寂然無歌聲及呼至謂曰汝何  
輟歌之遽乎曰本流既大心計轉粗不暇唱渭城矣實  
客佳話

鯖 膾

漢五侯不相能賓客不相往來婁護豐辯傳會五侯間  
各得其歡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爲鯖世稱五侯鯖以  
爲珍味西京雜記

進士段碩常識南孝廉者善作膾穀薄絲縷輕可吹起

操刀響捷若同節奏因會客銜技先起魚架之忽暴風  
雨雷震聲膾悉化爲蝴蝶飛去南驚懼遂折刀乃不復  
作膾隋唐佳話

句容縣佐史能啖膾至數十斤恒食不飽縣令聞其善  
啖乃出百斤史快食至盡因覺氣悶久之吐出一物狀  
如麻鞋底縣令命洗出安膾所膾卽成水累問醫人術  
士莫能名之令小吏持往揚州賣之冀有識者識之但  
有買者須高舉其價看至幾錢其至揚州四五日有胡  
求買初起一千累增其價至三百貫文胡輒還之初無  
酬酢人謂胡曰是句容縣令家物君必買之當相隨去

胡因隨至句容縣令問此是何物胡云此是銷魚之精亦能銷人腹中塊病人有患者以一片如指端繩繫之置病所其塊即銷我本國太子少患此病父求愈病者賞之千金君若見賣當獲大利令竟賣半與之

廣異記

醯 醢 鹽 齋供

任廸簡李景略表佐其軍嘗宴客而行酒者誤進醯景略用法甚嚴廸簡不忍其死飲醯爲醢徐以他詞請易之歸略血不以聞軍中悅其長者

白孔六帖

宋蘇易簡爲學士太宗問物品何珍對曰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只知醢汁爲美臣嘗一夕寒甚擁爐痛飲半夜吻燥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盂醢連咀數莖此時自謂上界仙厨鸞脯鳳胎殆恐不及欲作冰壺先生傳因循未果也上笑而然之

宋書

鹽之所產不同有刮于地而得者其味苦謂之苦鹽有熬其波而出者其鹽散謂之散鹽有風其水而成者其味甘甜謂之飴鹽有積于鹵而結者其形似虎謂之形鹽祭祀則共苦鹽取其成于自然與玄酒明水不異也賓客則共形鹽取其如虎之形示服猛也然皆益以散鹽者取其治洽四海能致遠物以奉先祖懷諸侯也王及后世子膳羞皆共飴鹽者取其味之甘甜可食也

周禮

何仙姑增城人生而頂有六毫所居地產雲母幼遇異人與桃食之遂不饑能逆知人禍福唐景隆中仙去宋類苑云潭州夏鈞過永州問何曰世多言呂先生今何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到潭州日取寺中齋曆視之其日有華州回客設供

東軒筆錄

### 糖 蜜

聞人茂德言沙糖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貢至問其使人此何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與外國者等自此中國方有沙糖

老學庵記

吳孫亮方食生梅使黃門以銀盃并蓋就中藏吏取蜜

黃門先恨藏吏以鼠屎投蜜中啓言不謹亮令破鼠屎

屎中乾亮笑曰若先在蜜中當中外俱濕黃門伏罪

吳錄

貞元八年吳明國貢鸞蜂蜜其蜂之聲有如鸞鳳而身被五色大者可重十餘斤爲窠於深巖峻嶺間大者占地一二畝國人採其蜜不過二合如過度則有風雷之異若悞螫人則生瘡以石上菖蒲根傳之卽愈其蜜色碧常貯之於白玉椀表裏徹如碧瑠璃久食之令人長壽顏如童子髮白者應時而黑

杜陽編

劉氏鴻書卷七十六終

世

齊

貞

第七十七卷

衣帛部

服制

儒服

儒衣

浣衣

冠巾

惠文

貂蟬

兜鍪中出

施巾

帽  
網巾

遺帽

高麗制

道士製

帶



金帶

犀帶

玉帶

流蘇帶

袞 錦 葛 半臂 裙

十二章

十樣新

採葛綺

着葛時

銷得半臂

百鳥裙

鞋

鞋製

僧鞋

屣 襪 履

倒屣

解襪

結襪

龍縞襪

貴妃襪

羅襪

足下生雲

卷七十七  
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七十七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衣帛部

太史湯賓尹 刪正

服制

魯哀公問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也不知儒服家語  
田贊楚人嘗衣儒衣而見王王曰先生衣何惡也贊曰有甚于此者夫衣無惡于甲冬則寒夏則熱王好衣人以甲臣竊不取意者為其義耶甲兵折人首刳人腹墮

人城郭繫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為其貴耶苟慮

姓譜

害人人必害之苟慮危人人必危之王無以應  
何敬容為吏部尚書性矜莊衣冠鮮麗梁武帝雖浣  
衣而左右衣必須鮮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  
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常膠青刷鬢衣裳不整  
伏牀慰之暑月背為之焦

梁書

冠巾

漢侍中冠武弁大冠曰惠文金璫附蟬為文貂尾以為  
飾侍中服則左貂常侍服右貂金取堅剛百煉不耗蟬  
取居高食潔貂取內勁悍而外溫潤

職林

江淹年十三孤貧嘗採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  
具將鬻以養母母曰此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  
貧賤耶可畱待得侍中着之後果拜侍中

齊書

周盤龍義興人仕齊累功封純陽侯建元初魏攻壽春  
以盤龍假節助垣崇祖拒敵大破之又與魏軍戰盤龍  
父子兩騎縈攬數萬人大敗魏軍後遷散騎常侍武帝  
戲之曰卿着貂蟬何如堯鑿盤龍曰此貂蟬從堯鑿中  
出耳

北齊書

頭巾古所未有漢王莽頭禿始施巾或以皂羅裹髮因  
有此製與今式不同自後宋製漸繁始有圓象天方象

地者 諸事音攷

帽 網巾

王濛字仲祖美姿容帽破入市買之羣姬悅之爭遺新

帽 晉書

今太監帽樣蓋因高麗王冠制為之嘗聞內侍謂國初時高麗未服高廟遣一細作矚其王之冠制遂命諸內侍皆冠之因高麗使來指諸內侍而謂之曰汝王冠與朕內臣同此曹日供使令於朕而汝王乃欲崑強不服朕耶使者歸言之遂舉國降 傳信錄太祖初有天下一夕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於燈下

結網巾問之道士曰用裹頭上則萬髮皆齊太祖去明日有旨召道士至命為道官仍命其取網巾十三頂頒示十三布政司今遂為定制自元以來無之 國朝典故

帶

唐太宗賜房元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泣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送其家 唐史

唐裴度拜彰義節度使討淮蔡及行賜以通天犀御帶受之度臨薨令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合將歸地下又不合畱在人間謹却封進聞者嘆其臨終廉節凜然 因話錄

宋王文正公旦有貨玉帶者持以及門旦弟因以呈公  
公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弟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  
之安得自見公曰玉名石也得不得重乎自負重而使觀  
者稱好無乃勞也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  
服止于賜帶名臣遺事

宋玉東家女因玉見棄誓不他適膏沐不施恒以帛帶  
交結胸前後操織作以自給後人效之富家至以珠玉  
寶花飾錦繡流蘇帶束之以增妖冶下帷短帶

袞 錦 葛 半臂 裙

古制衣裳十二章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

龍取其變化也華蟲雉取其文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  
虎雖取其孝也藻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取其養  
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爲兩相背取其辨也六者繡  
之于裳彙苑

天孫機上絢光華十樣新奇世共誇步障簇成龍滾浪  
迴文織出鳳穿花紅迷煬帝帆邊日絳奪滕王閣外霞  
安得佳人唱金縷纏頭醉舞柳腰斜顏服膺

吳越春秋越王自吳還國知吳王好服令國中男女入  
山採葛作黃絲之布以獻吳王乃增越王之封賜羽毛  
之飾几杖諸侯之服採葛婦人傷越王苦心乃作歌曰

嘗膽不苦味若飴今我采葛以作絲女工織兮不敢遲  
弱於羅兮輕罪罪號絺素兮將獻之吳王悅兮忘罪辜

山堂肆考

陶士行貧時冬日母子嘗着敝葛及士行貴母恒於公  
服袖口內縫一片曰汝當作佳官盡心恤民勿忘着葛  
衫時也

奚囊橘柚

鄭愚尚書廣州人敷歷清顯然性好華以錦爲半臂崔  
魏公鉉鎮荆南鄭授廣南節制路由渚宮鉉以常禮待  
之鄭爲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至是乃贄所業  
魏公覽之深加嘆賞曰真銷得半臂也

北夢瑣言

唐安樂公主使尚方合百鳥毛織二裙正視爲一色旁  
視爲一色日中爲一色影中爲一色而百鳥之狀皆見  
以其一獻韋后

五行志

鞋

鞋古作鞣卽履也古者以草爲屨以帛爲履周人以麻  
爲鞋劉熙釋名云鞋者解也縮其上易舒解也履者禮  
也飾足爲禮也鞞者襲也屨頭深襲覆足也皮底曰屨  
屨者皮也木底曰舄乾腊不畏濕也

全雅

佛法初入中國學佛者皆袒肩跣足苦行自脩因僧馮  
懷義得辛武氏恥其跣足始置鞋起於唐

原始秘書

履 襪 屨

後漢王粲有異才聞望人多敬之蔡邕與之爲友一日  
粲來訪邕邕慌忙倒屣迎之入戶粲笑曰屣倒矣邕曰  
見客才高予愚惟知致禮不知屣矣○時邕才學顯著  
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紛然聞粲及門竟不知其  
屣之顛倒 後漢書

文王伐崇至鳳凰之墟而襪繫解文王自結之太公問  
焉文王曰吾聞仁君所與處弗盡其役寡人雖不肖所  
與處皆先君之人也故無令結

張釋之爲廷尉有王生者善爲黃老言嘗居廷中公卿

盡會王生顧釋之曰爲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或讓生  
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廷尉廷尉天下名臣吾

故使結襪欲以重之諸生聞皆賢王生而重廷尉焉 本傳

巴邛人家橘園有兩大橘如三斗盎剖開每橘有二老

叟皆相對象戲一叟曰君輸我瀛州玉九斛龍縞襪八

緡後自於青城草堂還我爾 幽怪錄

玄宗至馬嵬驛令力士縊貴妃於佛堂黎樹之前馬嵬

媼得襪一隻過客求而翫之百錢一觀獲錢無數 國史補

高力士於妃子臨刑遺一襪取而懷之後玄宗夢感詢

力士曰妃子遺一襪汝收乎力士因進之玄宗作銘有

曰羅襪羅襪香塵生不絕細細團團地下得瓊鉤窄窄  
 弓弓手中弄新月又如脫屣露纖圓恰似同衾見時節  
 時知清夢事非虛暗引相思幾時歇 玄宗遺錄  
 白樂天以玄綾為質以素綃作雲朶染以四選香振履  
 如雲霧樂天示道友曰吾足下生雲計不久上昇矣 樵人直說

劉氏鴻書卷七十七終

第七十八卷

珍寶部

金

唾金

金牛

金蛇

馬蹄金

誑金

銀

白金

黃銀

藏銀

王四老

盜銀

錢

青蚨

泉布

錢星

鳥書

卷七十八目錄

錢甕

古錢

俸錢

通神錢

捨錢

溺錢

闕錢

樣錢

銅

入土入水

銅臭

銅盆

鐵

產鐵

鐵腸

鑛鐵

珠

龍珠蛟珠

火齊

馬價珠

美珠

寶珠

亾三珠

還珠

青泥珠

綴冠珠

水珠

蜈蚣珠

額珠

探珠

卷七十八 目錄終



書 卷七十八 目金 二

劉氏鴻書卷七十八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珍寶部 一 太史湯賓尹 刪正

金

雩都縣西沿江有石室名夢口穴嘗有舟子遇一人通  
身黃衣擔兩籠黃紙載過崖下此人遺唾船上徑下崖  
直入石中舟子初甚忿之見其入石始知神異視船上  
唾悉是黃金 述異記

秦淮牛渚津水極深洞人見一金牛形甚瑰壯以金爲  
鎖絆又曰巴丘縣自金岡以上二十里名黃金潭莫測

鳥書

卷七十八

珍寶

其深上有瀨亦名黃金瀨古有釣於此潭獲一金鱗引  
之遂滿一船有金牛出身奔走釣人被駭牛因奮身躍  
而還潭鎖乃將盡釣人以刀斧斫得數尺潭瀨以此取  
名括異志

唐開成初宮中有黃色蛇夜自寶庫出遊階庭間光彩  
照灼不可擒捕宮人擲珊瑚玦擊之遂并玦亡去掌庫  
者以聞上令徧搜庫內乃得黃金蛇而珊瑚玦貫其首  
上熟視之曰昔隋煬帝爲晉王時以黃金蛇贈陳夫人  
實不知得自何處因覩額下有阿廢字上蹶然曰果不  
失朕所疑耳阿廢煬帝小字也遂命取玻璃連環繫于

玉堯之前足其後更不復見焉以堯能啗蛇也

杜陽雜

編

京師兵士闕喜以年老解軍籍爲販夫賣果實自給其  
妻湯氏舊給事掖庭晚乃嫁喜宣和二年六月喜賣瓜  
於東水門外汴堤叢柳間所坐處去人居百計步柳陰  
尤茂午暑方盛行人不至若聞木杪呼小兒繼有應者  
呼者物在否應者曰在如是再三仰頭周視無所覩懼  
不自安欲歸而妻饋食適至具以語之妻曰老人腹虛  
耳鳴妄聞耳明日復如前又以語妻妻曰然則翼日我  
坐此代汝汝當爲我饋食妻慧人也伺其時至應答聲

畢遽曰既在何不出示即於樹間擲金數十顆銀十餘錠黃白爛然妻四顧無人亟拾置瓜籃中未畢而喜至驚笑曰吾不暇食矣喜見黃物形製甚異疑不曉妻曰此馬蹄金以所坐敗簞覆蓋瓜籃共舁而歸僅行百步重不能勝暫寄張家茶肆出募擔脚挈取張氏訝其倉皇如許發籃見物悉以瓦礫易之喜夫婦不復閱視及家始覺妻曰姑忍勿言明當復用前策尚可得也泊坐樹下過時無所聞乃效其呼小兒復應曰喏妻曰再以昨日之物來曰亡矣問何故曰已煩賣瓜人送與張氏去矣喜將訟於官妻曰鬼神不與我雖訴何益不若謀

諸張氏張曰物已歸我爾夫婦皆老而無子多貲亦何為幸館於吾門畢此一世可也喜乃止張氏益富由此

逸史搜奇

明永樂文皇帝崇信二教使修武當山徵張三丰命道士建羅天大醮道心尤篤上一日宴坐文樓見雲際一物冉冉下逝則羽衣黃冠士也鶴駕翩翩駐欄楯外上問何人荅曰臣上帝侍臣以明年春建白玉殿遣臣為陛下索紫金梁一枝其長二丈某月某日來取言訖杳然西方而逝上召群臣問之衆言此必真人安有人而鶴遊空駐者侍即夏原吉獨不信曰此幻術也天之蒼

蒼積氣所爲寧有白玉爲殿而金其梁之理即使有之上帝當示人以儉不應以侈至是上狐疑未決居數日又見此羽士乘鶴而降曰梁不爲鑄以臣爲誑乎上帝震怒將遣雷神下擊薄示小警上深謝未遑又翻然而沒已而雷擊謹身殿上大懼亟命工範金爲梁而內庫黃金不足乃令天下里甲各出金五錢凡半年金集使鼓鑄成梁而夏公終不以爲然上聞之笑曰卿儒者泥常之見耳兩度鶴降豈皆誣罔原吉不敢言已而梁告成奏表天曹復見道人乘鶴至上曰梁當與女何以攜去荅曰不難叱二鶴啣之而去原吉又以爲妄乃密使

人察之原吉戒以天下金殆盡至金賤處則其所窟穴抵陝西華山下果有人售黃金者其值甚賤乃隨之至山其人躍升三峰如履平地使者不能及乃令道士賈狗血攀組以升見六七方士方共斲金見人即起沃之以血不中皆飛身而去但持半梁還上始悔悟而嘆原吉之有識

廣艷異編

銀

漢武紀收銀錫造白金則銀與白金昭然爲二物

倚覺

素

唐本草注云有黃銀本經不載俗云爲器辟惡乃爲瑞

物始知黃銀自一種銀非金也

林水源裏有室室前磐石上列羅十瓮中悉是餅銀采  
伐遇之不得取取必迷悶晉太元初民家僕密竊三餅  
歸發看有大蛇螫之而死其夜神語曰君奴不謹盜銀  
三餅即日顯戮備視則奴死銀在矣

王歆始興記

隗炤汝陰鴻壽亭民也善易臨終書板授其妻曰吾亡  
後當大荒雖爾慎莫賣宅也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  
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即以此板往責之勿負言也亡  
後果大困欲賣宅者數矣憶夫言輒止至期有龔使者  
果止亭中妻遂賫板責之使者執板不知所言曰我平

生不負錢此何緣爾邪妻曰夫臨亡手書板見命如此  
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乃命取蓍筮之卦成抵掌嘆  
曰妙哉隗生可謂鏡窮達而知吉凶者也吾不負金賢  
夫自有金乃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  
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板以寄  
意耳金五百觔盛以青鬕覆以銅拌埋在堂屋東頭去  
地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果得金皆如所卜

搜神記

王四老者鏹貫鉅萬嘗見其故人子張太丐于門叱之  
其媪問焉此故人張某子不肖破產以至是媪曰嘻翁  
奈何不周故人子而徒詬辱之乎翁曰善即呼太人飯

與之十金曰以是貿易毋妄費費則子貧在膏盲耳太感激用以買米獲利半之數月至二倍出入翁家益恭翁知其勵行命偕族子持千金販木荆南一夕散步月下見一缸自遠浮至其行如飛其中若有物焉而不甚辨以手攬之力不勝各得其脫瓦三寸而去漫置于橐中明日啟行至山東假宿一田舍是夕月明二子行于庭際見簷下一缸實缺二處二花若新潛以所得合之無隙乃大驚曰豈其神邪主人翁坐窓下聞其言出呼曰子非京師張太哉太益駭曰翁何以知余翁大驚嘆呼其妻及兒婦曰吾主至矣當具壺觴其妻倏起營辦

延二子酌盡醉二子疑問不肯言宿於嘗禮意周浴質明二子求去翁把其袂留飲又明日告去翁留愈堅午晏次一少年下蹇置一囊拜曰至京謁王老云張太商楚中阻于江已報登陸回則必令相造翁笑指太曰已在此矣顧謂客曰此兒子爲張君入京奉候乃虛勞往返因屏人語太曰老夫所以留吾子者非他賴神天之錫於此月中掘得白物一缸即昨夕所見者中一牌刻云銀五百兩歸北京張太是以敬依神旨專令相覓豈意茲辰遂見君子舉一囊還之不少減元額太初辭翁因不許乃焚香祝拜而受之翁復出五十金爲贈太曰

此違天矣吾死不敢奉命翁乃與媪計造餅五十枚枚  
置金一兩明日贈別而去二子行二十里渴甚見一女  
子持漿餉田停轡乞之婦無難色太感其意以五十餅  
回贈婦喜先與所抱兒一枚餘悉携詣田所示其夫夫  
曰近若翁六十坐貧無物爲壽今得此餅汝并二雞饋  
若翁且乞銀五兩以甦夏天力作之苦婦如其言造父  
家正掘銀老翁也僅數言後出雞餅陳子堂愕然問所  
自女曰路人所遺翁與媪已嘆其異女白壻言貧居力  
作乞少貲以給勞翁笑曰人與爾五十金不受顧求假  
乃公耶女不論翁曰餅中銀吾以還親戚者乞漿之子

是也女胡辭爲出餅示女女螳曰安有是取兒手中餅  
擘之空如也翁媪悉駭問之子婦婦云昨倉卒中失銀  
一星早間得之酒瓮下恐大家嗔故不敢白翁乃歎曰  
彼不受而吾強贈此徒受而仍以見歸凡物有定數豈  
智力能回哉因助女十金而遣之

錢

青蚨似蟬而差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於草葉大如  
蠶子人將子歸則母亦飛來即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支  
以子血復塗餘錢每市物或先用子者即母歸用母即  
子歸如此輪環不已

搜神記

泉布皆錢也以其流行如泉故曰泉以其布于民間故曰布司馬溫公曰百姓有米而官不要米百姓無錢而官必要錢

六臣註

道書云牽牛娶織女天帝借二萬錢

下禮久不還被驅在營室中晉書天文志曰北落師門西北有十星曰天錢

荆楚歲時記

建安有村人小舟建溪往來採薪為業山上忽有數錢流下尋至山半大甕錢滿其中而甕少欹於是推正以石搯之取五百餘錢歸率家人往將盡取之而忘其所徘徊數日不忍去夜夢人曰錢有主不可取向甕欹以五百顧爾正之耳

稽神錄

岑文本避暑山亭忽有報上清童子元寶衣淺服青衣曰此上清五銖服出門不見伺之東行數步於墻院下瞥然而沒文本命工力掘之古墓中得古錢一枚文本方悟上清童子是青銅名元寶錢之文也

博異志

闕敞為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常病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椽堂上後常舉家患死惟有孤孫九歲臨死語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椽闕敞孫長大來求敞敞見之喜取錢盡還之孫祖唯言三十萬耳今乃百三十萬誠不敢當敞曰府君疾困謬言爾郎君無疑

先賢傳

張延嘗聞度支有一寃獄久不決及公判度支期以旬



日平日視事日案上一帖云奉錢三萬貫乞不問其獄  
公怒悉收吏禁之次日於盥洗處又一帖奉錢十萬公  
嘆曰錢至十萬可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懼及禍不  
得不止 幽閑鼓吹

京輦自黃巢退後脩葺殘毀之處鎮州王家有一兒俗  
號王酒胡居于上都巨有錢納錢三十萬貫助脩朱雀  
門上又詔重脩安國寺畢親降車輦以設大齋乃十種  
新鐘捨錢一萬貫命諸大臣各取意擊之上曰有人能  
捨錢一千貫文者即打一槌齋罷王酒胡半醉入來徑  
上鐘樓連打一百下便於西市運錢如數入寺 玉泉子

韓晉公滉鎮浙西威令大行浙右進錢船渡江爲驚濤  
所溺篙公募人漉出兩瓣不得衆以錢損其數滉自至  
津部視之乃責江神因得其錢指曰此錢乾非水波得  
之者問吏吏具實對復以實投詞詬責俄然二緡浮出  
波上乃取之 獨異志

京下忽闕見錢市間皇皇忽一日秦檜呼一鑷工櫛髮  
以五千當二錢犒之諭云此錢數日間有旨不使早用  
了鑷工親得鈞旨遂與外人言之不三日間京下見錢  
頓出此宰制天下之小術 貴耳集 檜在相位願指上下  
無敢弗從時都下貨壅之見錘市塵大開府尹以聞檜

笑曰易耳即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絡繹奔而來諭之  
曰適得旨欲變錢法可鑄樣錢一緡進呈廢見鏹不用  
約翼午畢事院官唯唯而出召工爲之富家聞者盡出  
宿鏹市金粟物價太昂泉溢于市旣而樣錢上省寂無  
聞矣

天中記

### 銅

凡銅物入土千年而青入水千年而綠瑩在人間者紫  
褐而朱斑其色有蠟茶者有漆黑者凡辨古彝器夏款  
嵌以金商款質素周款雕巧以織古敦鼎以丹砂鷓班  
爲尚今以漆古頡古文爲尚古器尚大今器尚小

玄覽

後漢崔烈有重名靈帝時入錢五百萬拜司徒烈名譽  
遂減乃問其子鈞曰外人議我以爲何如鈞對曰人盡  
嫌大夫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服武弁而走烈曰搃不  
受而走豈爲孝乎鈞曰舜事瞽瞍小杖則受大杖則走  
烈慙而止今嘲富者亦曰銅臭

釋常談

門村朱家舊蓄一古銅盆中有鴨形隱然初不以爲異  
後有農墾田獲一銅鴨農不識賤價售于市朱因得之  
以合盆影不差毫厘注水盆中鴨輒自浮而浴

華夷考

### 鐵

楚王夫人於夏納涼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產一鐵

楚王命鑄邪鑄為雙劍

列士傳

楚王與群臣獵于雲夢縱良犬逐狡兔三日而獲之其

賜是鐵良工曰可以為劍

異苑

鑲鐵出西番面上有旋螺花者有芝蔴雪花者凡刀劍

器打磨光淨用金絲礮礮之其花則見價值過于銀古

云識鐵強如識銀假造者是黑花宜細驗刀子有三絕

大金水總管刀一也西番鷓鴣木靶二也韃靼樺皮鞘

三也嘗有鑲鐵剪刀一把製作極巧外起花鍍金裏面

嵌銀回回字者

夷門廣牘

珠

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魚珠在眼蚌

珠在腹

全雅

火齊金翅鳥所成碧色珠也今所謂走母綠者是

雜史

青珠兒出西番諸國色青如翠道地有指面大轉身青

者顏色好者直價如馬故謂之馬價珠但夾石粉青有

油煙及色老者價低土番回鶻國珠兒顏色不甚好多

似好靛石或云灰塵迷眼以珠兒拂之則明也

春秋吳子胥出走邊侯得之子胥曰上求我也以我有

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且曰子取之邊侯憂而釋之○

戰國時張丑為質然于燕燕王欲殺之走出境境吏得

丑丑曰燕王所欲殺我者人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我今已亡之而王不信今子致我我且言子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且殺子剗子之腹反子之腸矣吾且就死子之腸亦且寸絕矣境吏恐而放之

太平御覽

汝南李敬為趙相奴于鼠穴中得繫珠瑠珞相連以問主簿對曰前相夫人昔亡三珠疑子婦竊之因而去婦敬乃送珠付前相相慚追去婦

後漢書

崔樞應進士客居汴半歲與海賈同止其人得疾既篤謂崔曰荷君見顧不以外夷見忽今疾勢不起番人重土殯脫歿君能終始之乎崔許之曰某有一珠價萬緡

得之能蹈火赴水至寶也敢以奉君崔受曰吾一進士巡州邑以自給奈何忽畜異寶伺無人置於柩中瘞於阡陌後一年崔遊丐亳州番婦自南來尋故夫并勘珠所在陳於公府乃於毫來追捕崔曰倘窀穸不為盜發珠必無他遂開棺得其珠汴帥王彥謨竒其節欲命為幕崔不肯明年登第竟主文柄有清名

代醉編

則天時西國獻青泥珠一枚珠大類拇指微青后不知貴以施西明寺僧布金剛額中後有講席胡人來聽講見珠縱視目不甞捨如是積十餘日但於珠下諦視而意不在講僧知其故因問欲買珠耶胡云果若見賣當

致重價僧初索千貫漸至萬貫胡悉不酬遂定至十萬貫賣之胡得珠納之腿肉中還西國僧尋聞奏則天勅求此胡數日得之使者問珠所在胡云以吞入腹使者欲剖其腹胡不得已於腿中取出則天召問貴價市此焉所用之胡云西國有青泥泊多珠珍寶但苦泥深不可得若以此珠投泊中泥悉成水其寶可得則天因寶持之至玄宗時猶在

廣異記

咸陽嶽寺後有周武帝冠其上綴冠珠大如瑞梅歷代不以爲寶天后時有士人過寺見珠戲而取之天大熱至寺門易衣以紙裹珠放金剛脚下因忘收之翼日便

往揚州收債途次陳留宿于旅邸夜聞諸胡鬪寶攝衣從而視之因說冠上綴珠諸胡人駭曰久知中國有此寶方欲往求之士人言已遺之胡等嘆恨云若能至此當有金帛相荅今往揚州取債幾何士人云五百千諸胡乃率五百千與之令還取珠士人至金剛脚下珠猶尚存持還見胡胡等喜忭飲樂十日方始求市因問士人所求幾何士人極口求一千緡羣大笑云何辱此珠與衆定其價作五萬緡群胡合錢市之及邀士人同往海上觀珠之價士人與之偕行東海上大胡以銀璫煎醍醐又以金瓶盛珠於醍醐中重煎甫七日有二老人

及徒黨數百人齋持寶物來至胡所求贖固執不與後  
數日復持珠寶山積云欲贖珠胡又不與至三十餘日  
諸人散去有二龍女潔白端麗投入珠瓶中珠女合成  
膏士人問所贖悉何人也胡云此珠是大寶合有二龍  
女衛護群龍惜女故以珠寶來贖我欲求度世寧顧世  
間之富耶因以膏塗足步行水上捨舟而去諸胡各言  
共買此珠何爲獨專其利卿旣往矣我將安歸胡令以  
所煎醍醐塗船當得便風還家悉如其言大胡竟不知  
所之

大安國寺睿宗爲相王時舊邸也即尊位乃建道場焉

王嘗施一寶珠令鎮常住庫云直億萬寺僧納之櫃中  
殊不爲貴也開元十年寺僧造功德開櫃物閱將貨之  
見函封曰此珠直億萬僧共開之狀如片石赤色夜則  
微光光高數寸僧議此凡物耳何得直億萬也試賣之  
於市中令一僧監賣且試其酬直居數日買入或有問  
者及觀之則曰此凡石耳瓦礫不殊何妄索直皆嗤笑  
而去僧亦耻之十日後或有問者知其夜光或酬價數  
千價益重矣月餘有西域胡人閱寺求寶見珠大喜頂  
戴於首胡人貴者也使譯問曰珠價直幾何僧曰一億  
萬胡人撫弄遲迴而去明日又至譯謂僧曰珠價誠直

億萬然胡客久今有四千萬求市可乎僧喜與之謁寺  
主寺主許諾明日納錢四千萬貫市之而去仍謂僧曰  
有虧珠價誠多不貽責也僧問胡從何而來而此珠復  
何能也胡人曰吾大食國人也貞觀初通好來貢此珠  
後吾國常念之募有得之者當授相位求之七八十歲  
今幸得之此水珠也每軍行休時掘地二尺埋珠於其  
中水泉出可給數千人故軍行常不乏水自亡珠後行  
軍每苦渴僧不信胡人命掘土藏珠有頃泉湧其色清  
冷流汎而僧取飲之方悟靈異胡人乃持珠去不知所  
之

廣艷異編

柳州種甘棠有光夜出柱上蠹穴中滿堂如月太守知  
異物集吏卒碎柱乃大蜈蚣長巨柱腦中得珠大如鷲

卵圓瑩光彩

夷堅續志

洪州胡氏子家貧有子五人其最少者氣狀殊偉此子  
既生家稍充給農桑營贍刀漸豐足鄉里咸異之一日  
主船載麥沂流詣州市江岸險絕截流而渡船勢抵岸  
沙摧岸崩穴中得錢數百萬乃棄麥載錢而歸由是其  
家益富市置僕馬營飾服裝咸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  
村落因令來往城市稍親狎人事行及中道所乘之馬  
跑地不進顧謂其僕曰船所抵處得錢今馬跑地亦恐

有物因令左右斲之得金五百兩賚之還家他日有商胡遇之知其頭中有珠使人誘而狎之飲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額上有肉隱起如毬子形失珠之後其肉遂陷自是精神耗減其家生計亦漸亡落焉

錄異

金陵人楊參以叅藩鎮廣南某郡訟庭大雷雨忽自天墜一物如毬皆海波所成析之得人若且暝湯飲之活曰我郡邑村民與某某業探珠海蚌中我下而二人乘繩其上忽得三珠其一最大兩手握之上復下取二小珠繩忽斷隨流墮潭中潭中反無水龍所蟠處跨其背如馬龍蟄亦弗覺腹饑因龍自舐其脅涎亦舐之遂不

饑但瀾漪味苦甚而縛裹其身成毬迷冥且死雷動龍起舞青旻間身隨之故墮此公遣騎急捕之某某與大珠俱在蓋恐探者上當得大珠而二人分得小者也是斷繩一詢得實抵二人死而大珠還探者獄成以聞于朝棄市殺人至沉海底寃且絕矣乃乘龍登天而直造訟庭身有八翼喙且三尺矣由是而觀二人竟死平地海底豈死人地哉

耳談增

劉氏鴻書卷七十之八

鳥書

卷七十八

七

未



第七十九卷

珍寶部二

玉

于闐國

玉虎

玉馬

玉枕

玉人

玉魚

玉辟邪

玉環

玉帶

壁

寄壁

返壁

玻璃

鞞鞋

猫睛

水晶

珊瑚

出南蕃

玉京夫人

如酒色

千年冰化

身大枝多

鳥書

卷二十九目錄

寶璫 玳瑁 蠟子

一鐵璫 白多黑少 一錢十萬

琥珀 瑪瑙

楓木之精 惡鬼之血 錦江合子

寶母 鶴頂 犀角

加至千萬 魚頂鮐 栗紋粟明

番香 金剛鑽 貝 回回石

鷹嘴香 砂磧間 鷹鷄糞中

三代珍瑞 相承寶重

佛鉢 骨黃 古物 古鑄

千斛不滿 雜烹之名 信愛古物

三代器

卷七十九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七十九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珍寶部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玉

玉出西域于闐國有五色利刀刮不動溫潤而澤摸之  
 靈泉應手而生器物白色為上黃色碧色亦貴更碾琢  
 奇巧敦厚者尤佳有瑕玷敲動夾石及色不正欠溫潤  
 者價低白玉其色如酥者最貴但澆色油色及有雪花  
 者皆次之黃玉如栗者為貴謂之甘黃玉焦黃者次之  
 碧玉其色青如藍黑者為貴或有細墨星者色淡者次

之黑玉其色黑如漆又謂之墨玉價低西蜀亦有赤玉其色紅如雞冠者好人間少見綠玉深綠色者為佳色淡者次之甘青玉其色淡青而帶黃菜玉非青非綠色如菜葉玉之最下者

夷門廣牘

秦始皇令蒙騫伐于闐國得美玉二塊高七八尺又鬼方進一玉工絕巧命刻玉以為虎虎即躍去遣邏侯捕之竟不得至漢武元鼎元年未央宮左右有白虎見闈人驚焉命獵者羅致獲一虎乃于闐玉所刻也武帝以為瑞遂建白虎殿

山堂肆考

王騰新蔡人自并州到常山真定縣遇天大雪平地數

尺見一所雪融不積騰恠使人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咸以為異上表獻之

臧榮緒著

咸熙二年宮中夜異獸白色光潔繞宮而行闈宦見之以聞于帝帝曰宮闈幽密若有異獸皆非祥也使宦者伺之果見一白虎子遍房而走候者以戈投之即中左目比往取視惟見血在地不復見虎搜檢宮內及諸井池不見有物次檢寶庫中得一玉虎頭枕眼有傷血痕尚濕帝該古博聞云漢誅梁冀得一玉虎頭枕云單池國所獻檢其領下有篆書字云是帝辛之枕嘗與妲己同枕之是殷時遺寶也又按五帝本紀云帝辛殷代之

末至咸熙多歷年所代代相傳凡珍寶久則生精靈必  
神物憑之也

拾遺記

隋大業四年幸汾陽宮有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  
寸着大領衣冠幘詔問羣臣莫有識者崔頤對曰謹按  
漢文以前未有冠幘卽是漢文以來所製作也臣見魏  
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  
之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陛下定鼎嵩雒嶽  
神自見臣敢稱慶

國憲家猷

唐楊貴妃素有肉體至夏苦熱常有肺渴每日含一玉  
魚兒於口中蓋藉其涼津沃肺也

天中記

唐肅宗賜李輔國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奇巧非人  
間所有奇玉之香可聞數百步輔國常置座側一日方  
巾櫛而辟邪一則大笑一則悲號涕泗交下輔國惡其  
恠碎之如粉不周歲輔國就誅

五色線

紹興中楊存中在建康旗上畫雙勝連環謂之二勝環  
意取兩宮北還之義後得美玉琢爲帽環以進有一伶  
在傍高宗指示之曰此乃楊太尉所進二勝環伶人跪  
捧接諦觀徐奏曰可惜二勝環放腦後高宗爲之改容

恢復記

高麗國嘗遣使謝金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

者金主曰國無能辨識誤以為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却之豈禮體也 綱目

璧

魯邠成子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觴之陳樂而不樂乃送之以璧成子曰觴我以酒懽我也陳樂不樂告我憂也送我以璧寄托之也衛其有亂乎背衛三十里聞甯殖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居之分祿食之其子長而反 呂氏春秋

秦始皇之將亡也江神素車白馬道華山下返璧於華陰平舒道曰為遺鎬池君使者致之乃二十八年渡江

所沈璧即江神返璧處也 水經注

珍寶襍 玻璃 鞞鞋 猫睛 水晶 珊瑚

玻璃出南蕃有酒色紫色白色者與水晶相似器皿皆多碾雨點花兒者是真其用藥燒者入手輕有氣眼與琉璃相似 夷門廣牘

鞞鞋李章武與王倡往來死後李經所居見王來同寢將曙取一物紺碧似玉而冷狀如檠葉贈曰西岳玉京夫人所遺鞞鞋寶也 彙苑

猫睛出南蕃性堅黃如酒色睛活者中間一道白橫搭轉側分明與猫兒眼睛一般者為好若睛散及死而不

活者或青黑色者皆不為奇大如指面者尤佳小者價輕宜相嵌用

波斯志

水晶古云千年冰化為水晶其性堅而脆刀刮不動色白如冰清明而瑩無纖毫瑕玷擊痕者為佳凡器碗盞素者為好但碾花者必有節病出處多倭水晶第一南水晶白北水晶黑信州水晶濁

事物細珠

珊瑚樹生大海山陽處水底海人以鐵網取之其色如銀珠鮮紅樹身高大枝柯多者為勝但有髓眼及淡紅色者價輕此物貴賤並隨真珠枝柯巧斷者用釘梢定鎔紅蠟粘接宜仔細看如有零碎材料每兩值價如金

列錦篇

寶璫 玳瑁 蠟子

寶璫出于闐國其貢使每來必携一寶璫往反如是主客官視之一鐵璫耳蓋其來道涉流沙踰三月程無薪水獨挈其水而行是璫者投以水頃之已百沸矣用是得不乏故寶之

夷門廣牘

玳瑁出南蕃大海中白多黑少價高黑班多者不為奇有黃紫者用龜筒夾玳瑁黑點兒宜細驗之產于南蕃海洋深處白多黑少者價高但黑班多者不為奇大者不可得小者時時有之其地漁人常携一二獻官皆小

者耳此物狀如龜鱉背負十二葉有文藻卽玳瑁也取  
用時必倒懸其身用器盛之滾醋潑下逐片應手而落  
但不老大則其皮薄不堪用耳唐敬宗寶曆元年南昌  
國進玳瑁盆可容十斛外以金玉飾之盛夏時上置殿  
內貯水令滿遣嬪御持金銀杓酌水相沃終不竭焉寶苑  
蠟子出南番西番性堅有紅蠟紫蠟亦有酒色者俱明  
瑩有大如指面亦有小者多儘大儘貴古云蠟重一錢  
價值十萬可相嵌釧鐲碗盞戒指用自然生成者好碾  
琢者不佳假造用藥燒成者內有氣眼波斯志

琥珀 瑪瑙

琥珀出南番西番乃楓木之精液多年化爲琥珀其色  
黃而明瑩潤澤其性若松香色紅而且黃者謂之明珀  
有香者謂之香珀鶯黃色者謂之蠟珀此等價輕深紅  
色者謂之血珀此出高麗倭國其中有蟻蜂松枝者甚  
可愛此物於皮膚上揩熱用紙片些少離寸許吸映之  
則自然飛起假者以羊角染色爲之奇玩林

瑪瑙者乃是惡鬼之血凝成此物昔黃帝除蚩尤及四  
方羣凶并諸妖魅填川滿谷積血成淵聚骨如嶽數年  
中血凝如石骨白如灰膏流成泉故南方有肥泉之水  
白堊之山望之峨峨如霜雪矣又有丹丘千年一燒黃



河千年一清至聖之君以爲大瑞丹丘之野多鬼血化  
爲丹石則瑪瑙也不可斫削雕琢乃可鑄以爲器名山藏  
瑪瑙多出北方南番西番亦有非石非玉堅而且脆快  
刀刮不動凡看碗盞器皿要樣範好碾得薄不夾石者  
爲佳其中有人物鳥獸形者最貴有錦江花者謂之錦  
江瑪瑙有漆黑中一線白者謂之合子瑪瑙有黑白相  
間者謂之截子瑪瑙有紅白雜色如絲相間者謂之纏  
絲瑪瑙此幾種皆貴有淡紅色者謂之漿水瑪瑙有紫  
紅花者謂之漿斑瑪瑙有海螵色者兔面花者皆價低  
凡器物刀靶事件之類看景好碾琢工夫及紅多者爲

上古云瑪瑙無紅一世窮

醉目編

寶母 鶴頂 犀角

唐安史定後有魏生者少以勲戚歷任王官家財累萬  
然其交結不軌由是窮匱爲士旅所擯因避亂將妻入  
嶺南數年方寧後歸舟行至虔州界因暴雨息後登岸  
肆目忽于沙磧中見有地氣衝上直數十丈從而尋之  
石澗見石片如手掌大狀如甕片紋類如石半青半赤  
甚辨取歸寘書篋及至家故舊蕩盡無財賄以求叙錄  
假屋以居市肆多賈客胡人等舊相識者哀之皆分以  
財帛嘗因胡客爲寶會胡客法每年一度與鄉人大會

各閱寶物寶物多者戴帽居上坐其餘以次分列召生  
觀焉生忽憶所拾得物取懷之而去亦不敢先言坐于  
席末食訖諸胡出寶上坐者出明珠四其大踰徑寸餘  
胡皆起稽首禮拜其次以下所出者或二或三悉是寶  
至坐末諸胡咸笑戲謂生曰君亦有寶否生曰有之遂  
出所懷以示之而自笑三十餘胡皆起扶生于坐首禮  
拜其足生初謂見謔不勝慙悚後知誠意大驚異其老  
胡見此石亦有泣者衆遂求生請市此寶恣其所索生  
遂大言索百萬衆皆怒言何故辱吾此寶加至千萬乃  
已潛問胡此寶名何胡云此是某本國之寶因亂遂失

之已經三十餘年我王求募之云獲者拜國相比歸皆  
獲厚償豈止于數百萬哉問其所用云此寶母也但每  
月望王自出海岸設壇致祭之以此致壇上一夕明珠  
寶貝等皆自聚故名寶母也生因得財倍其先資云

豐異編

鶴頂出南番大海中有魚頂中鮎紅如血故名鶴魚今  
用龜筒夾鶴魚鮎爲梳故名鶴頂梳

犀角出南番西番雲南亦有成株肥大花兒好及正透  
者價高成株瘦小分兩輕花兒不好者但可入藥用其  
紋如魚子相似謂之粟紋每粟紋中有眼謂之粟明此

謂之山犀器物要滋潤粟紋綻花兒好其色黑如漆黃如粟上下相透雲頭雨足分明者爲佳有通天花紋犀備百物之形者最貴有重透者有正透者此二等亦貴有倒透者此等次之有花如椒豆班者色深又次之有黑犀無花純黑者不佳凡犀帶多有偽飾夾片及用藥染黑者最宜驗辨

夷門廣牘

番香 金剛鑽 貝 回回石

番禺牙儉徐審與舶王何吉羅洽密不忍分別臨岐出如鳥嘴者三枚贈審曰此鷹嘴香也價不可言當時疫於中夜焚一顆則舉家無恙後八年番禺大疫審焚香

闔門獨免又呼爲吉羅香

清異錄

金剛鑽形如鼠糞色青黑如鐵石產西域諸國往往得之河北砂磧間鷲鳥海東青所遺糞中以之鑄鏤無堅不破

齊東禁語

又云出西番深山之高頂人不可到乃

鷹鷄打食同肉喫于腹中而土人于鷹鷄糞中得之看大小定價如辨真僞于炭火中燒紅入醞醋中浸之假者踈而易碎真者仍硬而可用如失去和灰土掃在乳鉢內搗之嚮者是也

紺珠

又云生西域百丈水底磐石上如鍾乳土人沒水覓得

夷門廣牘

朱仲學仙于琴高而得其法及嚴助爲會稽太守仲遺

助以徑尺之貝并致此文于助曰三代之珍瑞靈奇之  
秘寶其有次此者貝盈赤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青  
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朱明目  
綬消氣鄣霞伏蛆蟲彙苑  
回回石種類不一其價亦不一大德間本土巨商中賣  
紅刺一塊於官重一兩三錢估值中統鈔一十四萬錠  
用嵌帽頂上其後累皇帝相承寶重凡正旦及天壽節  
大朝貢寺則服用之呼曰刺亦方言也彙苑

佛鉢 骨董 古物 古鑄

佛鉢出佛樓沙國受三斗許厚可二分青玉也貧人以

少許投中卽滿富人投雖千斛不滿象教皮編

羅浮穎老取飲食雜烹之名骨董羹五侯鯖卽此義也  
後賣寶貨諸物兼備者故謂之骨董舖董者言其總也

謬稱爲古董原始秘書

宋江夏王義恭信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  
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于道中見  
狗枷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筠擊送之牋曰承復須  
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因話錄

古鑄以蠟爲模紋細如髮勻淨分曉識文筆劃如仰瓦  
不深峻大小如一稍有模糊不勻淨端正者野鑄也欸

乃花紋以陽飾器皿居外而凸者乃篆字以紀工所謂  
銘鼎居內而凹者三代用陰識其字凹漢用陽識其字  
凸起間有凹者亦陰鑄蓋陰識難鑄陽識易成但有陽  
識不必辨別其斑色決非三代器也

劉氏鴻書卷七十九終

第之八十卷

器用部

筆

養筆

三品

龍鬚友

宣城筆

墨

隃糜

龍劑香

七十枚

硯

三災石

硯作聲

滌硯

真硯

鴻書

卷之八十一

印 鑪 鼎

壽亭侯印 博山爐 神鼎

九鼎

刀

刀神 萬人 神刀

劍

天子劍 豐城劍 神劍

藕中劍 異劍

吳鈞 矛盾

殺二子 子矛陷盾

弓 箭

弓神 九年弓 神臂弓

出箭鏃

節度 旄頭

三節 觸山截水

舟

沙棠木 神舟

車

指南 馳逐車 車轄金鳳

簾

夜明簾

鴻書

卷之八十目錄

二

卷之八十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八十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器用部 一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筆

養筆以硫黃酒舒其毫養紙以芙蓉粉惜其色養硯以綾文蓋隔其塵養墨以豹皮囊遠其濕

文房寶飾

梁元帝為湘東王嘗記錄忠臣義士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忠孝全者以玉管書之德行精粹者以銀管書之文章瞻麗者以斑管書之

萬花谷

郊詵射策第一再拜其筆曰龍鬚友使我至此後有貴

鳥書

卷八十

器用

人遺金龜並枝蓋石簪咸與弟子曰可市筆三百管退亦藏之貯以文錦一千年後當令子孫以名香禮之

龍鬚志

世傳宣州陳氏世能作筆家傳右軍與其祖求筆帖後子孫猶能作筆至唐柳公權求筆于宣城先與二管語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不爾如退還當以常筆與之未幾柳以為不入用別求遂與常筆陳云先與者二筆非右軍不能用柳信與之遠矣

類說

墨

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糜大墨一枚按前漢書地志有

右扶風隃糜縣卽其縣所供之墨耳近世好奇者稱墨曰隃糜楊用脩云犀渠歲暇隃糜日親

漢官儀

元帝御案墨曰龍香劑一日見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卽呼萬歲曰臣墨之精墨松使者也凡世人  
有文者其墨皆有龍賓十二上神之乃以墨分賜掌文  
官 陶家餅餘事

子瞻云未知一生當着幾兩屐吾有墨七十枚而猶求取不已石昌言畜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卿相間抄取殆遍此一通人之一蔽也

初潭集



硯

蕭功曹文爽兼人而矜躁為甚嘗至倉曹李韶家見歛  
硯頗良既退語同行者曰君識此硯乎蓋三災石也同  
行不喻而問之曰字法不奇硯一災文辭不擾硯二災  
憲几狼籍硯三災

堯山堂

鄭朗以狀元及第覆落甚不得志其几硯忽作聲鄭愈  
不樂時洪法師在坐曰硯中作聲有聲價之象朗後果  
入臺輔今直閣范舍人果言頃直館於史閣中與諸學  
士清話間范公几案上所用硯忽作數十聲丁丁然甚  
駭之范獨內喜竟有朱衣銀魚之賜亦異事也

太宗一日寫書筆滯思欲滌硯中宿墨顧左右咸不在  
因自俯銅池滌之既畢左右方至上徐顧曰爾輩何處  
來

國老談苑

或謂坡公吾往端谿為公購硯坡曰吾兩手其一解寫  
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為曰以備損壞坡曰吾手或先硯  
壞曰真手不壞坡曰真硯不損

坡集

印 爐 鼎

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僅二寸其制甚古紐有連  
環四兩兩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漁者以為金競而訟  
于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遂留長沙官庫吏見印

上時有光焰白於宮乃遣人送荆門軍關侯祠中光恠  
遂絕淳熙四年玉泉寺僧將獻東宮印已函而未發忽  
光焰四起衆皆驚愕不復獻

雲谷雜記

吳郡吳泰能筮會稽盧氏失一博山香爐使泰筮之泰  
曰此物質重爲金其象實山有樹非林有孔非泉闔閭  
晨興見發清煙此香爐也語其處得之

集異記

黃帝之治天下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  
於首山作大鑪鑄神鼎於山上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  
黃帝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  
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

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  
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子華子史記

周赧王八年秦興師臨周求九鼎惠公患之以告顏率  
率曰大王勿憂臣請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秦  
爲無道欲帥師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自計與秦不  
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重寶也願大王  
圖之齊王大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秦兵罷  
齊將取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  
之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  
九鼎不識何途而致之齊王曰將寄徑於梁率曰不可

夫梁之君臣謀之暉臺之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  
梁必不出齊曰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謀之  
革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  
涂之從而致之率曰夫鼎者非效醯壺醬瓿可懷挾提  
挈至齊者非效鳥集鳥飛兔興馬逝離然止於齊者昔  
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  
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  
其人何涂之從而出竊爲大王私憂之王曰子之數來  
猶無與耳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  
待命齊王乃止

戰國策

刀

太公兵法曰刀子之神名曰脫光古人鑄刀以五月丙  
午取純火精以協其數

吳喜志

關羽爲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採都山鐵爲二刀銘曰  
萬人及羽敗羽惜刀投之水中

刀劍錄

蒲元性多奇思出于斜谷口爲諸葛武侯鑄刀三千口  
刀成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大金之元精  
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  
者捍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  
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尋以竹筒納鐵珠滿中

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名曰神刀

太平御覽

劔

漢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其字難識疑是  
殷高宗伐鬼方之時所作也上皇遊豐沛山寓居窮谷  
裡有人鑄劔上皇息其傍問曰此鑄何器工者笑而荅  
曰爲天子鑄劔鋼礪難成若得公腰間佩刀雜而冶之  
卽成神器可以尅定天下星精輔佐木衰火盛此爲異  
兆也上曰此名爲七首其利難儔水斷虬龍陸斬虎兇  
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斫玉鑄金其刃不卷工人曰若不  
得此七首以和鑄雖歐冶專精越砥歛鍔終爲鄙器上

皇則解七首投于爐中俄而煙焰衝天日爲之晝晦及  
劔成殺三牲以釁祭之鑄工問上皇何時得此七首上  
皇云秦昭襄王時逢一野人于陌上授余云是殷時靈  
物世世相傳上有古字記其年月及劔成其銘尚存叶  
前疑也工人卽持劔授皇上皇上賜高祖以殲三猾及  
天下已定吕后藏于寶庫白氣如雲出于戶外狀如龍  
蛇及諸吕擅權白氣亦滅初惠帝卽位以此庫貯禁兵  
器名曰靈金內府

拾遺記

雷煥爲豐城縣令掘獄得二寶劔以西山北巖下土拭  
之光芒豔發送一與張華留一自佩華以南昌土不如

華陰赤土以一斤致煥拭之倍益精明

晉書

劉淵族子曜嘗隱居於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劔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劔長二尺光澤非常背有銘曰神劔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劔隨時變爲五色後曜遂爲胡王矣

十六國春秋

成式相識溫介云大曆中高郵百姓張存以踏藕爲業嘗於陂中見旱藕稍大如臂遂併力掘之深一丈大至合抱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劔長二尺色青無刃存不能識寶邑人有知者以十束薪獲焉其藕無絲

西陽雜俎

鄭雲達少時得一劔鱗甲星鐔有時而吼常在庄居晴日藉膝玩之忽有一人從庭樹窅然而下紫衣朱虬髮露劔而立黑氣周身狀如重霧鄭素有膽氣佯若不見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異劔願借一觀鄭謂曰此凡鐵耳不堪君翫上界豈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鄭伺便良久疾起砍之不墜黑氣着地數日方散

西陽雜俎

吳鉤 矛盾

春秋闔閭旣寶莫邪復詔有善作鉤者予百金乃有貪賞殺其二子以血釁金而成二鉤者鉤師向鉤呼二子名一吳鴻一扈稽二鉤雜於衆鉤中忽應聲雙著于父

之胷前王驚而賞之○吳鉤刀名似彎刃非劍也越絕書

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

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所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

子之盾何如楚人弗能應也今人稱自相矛盾者本此

意林

弓 箭

龍蛇河圖曰弓之神名曰曲張太公兵法曰弩之神名

曰遠望箭之神名曰續長

宋景公使弓人為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對曰臣

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死景公

登虎圈之臺援弓東面而射之矢踰于孟霜之山集于

彭城之東餘勢逸勁猶餘于石梁關子

洪皓字光弼鄱陽人三子适遵邁並中詞科上曰洪皓

身陷虜庭乃心王室三子皆中詞科忠孝之報也又李

平叔云洪氏兄弟應宏詞以克敵弓為題洪惘然不知

所出有巡鋪老卒問曰此題官人知之否洪笑曰非爾

所知卒曰不然我韓太尉世忠部曲日見有人以神臂

弓舊樣獻於太尉太尉令如其制度製以進御賜名克

敵并以歲月告之洪盡用其語主文大驚喜若神助其

中焉山堂四考

高開道作亂幽州矢陷其頰召醫使出之對以鏃深不可出則俾斬之又召一人如前對則又斬之又召一人對曰可出然王須忍痛因鉞而鑿骨且楔于其間骨裂開寸餘抽出箭鏃開道奏伎進膳不輟

節度 旄頭

制節謹度符謂之節尺謂之度節取其有限度取其不差節有三虎節人節龍節度有五寸尺丈尋引也易序卦云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此節字指符節也蓋非節不相信非信不相孚也唐官名節度使義取此孝經武帝時有彭權爲侍中問髦頭義權荅曰秦時有奇怪

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畏髦頭帝乃令虎賁之士戴之

以衛左右

摯虞決疑要註

舟

木蘭川在潯陽江中多木蘭樹魯般刻爲舟崑崙山有沙棠木食其實不溺爲舟不沉述異記

姑蘇陽山民以事之京師至張家灣附船回時方黎明見河中一船甚大貴人冠服坐其中侍衛者十數民趨拜船所求附貴人命坐船尾良久覺困倦乃脫所着草履置身畔以衣囊爲枕不覺沉鼾寢悟身乃臥草野中衣囊籍首如故而草履不見驚起視而日猶未晡行出

官道問此何處曰楓橋也益大駭循途走出閭門入一廟中少憇舉首見神像儼如舟中貴人屋偏掛一船但加小耳船尚沾濕探其尾則草履在焉其人大驚竦慄下拜問之巫祝云宋相公廟也

耳談

車

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蚩尤作大霧彌三日軍人皆惑帝乃令風后發斗機作指南車以別四方遂擒蚩尤史路晉平公爲馳逐之車車成題千金鎰立之于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田差對曰臣聞之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

以家說士者以事說農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祭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平公曰善乃命左右去車漢宣帝嘗以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鉸飾之每夜車轄上有金鳳凰飛去莫知所至南越王君仲羅鳥得一小鳳子入手便化成紫金羽翅宛然足可長尺餘守車人云金鳳凰常夜飛去曉則俱還今不還恐爲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金鳳凰子帝疑以置承露盤倏然飛去直入光家至車轄上帝取其車每遊行輒乘之故稽康遊仙詩云翩翩金鳳逢

此網羅

續齊諧記



姚崇對便殿佯跛足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腹心疾足疾不足憂也因前奏張說罪狀上曰卿出卽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說之未遭搆也有教授生通其侍婢說怒將付獄生厲聲曰覩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公貴爲宰相豈無緩急有用入乎何靳一女婢也說奇其言卽以侍兒與生生一跳跡去旬月餘忽來言聞公爲姚相所搆外獄將具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於九公主說因歷指所寶之物生云此未足以解公之難也說忽曰近有雞林郡夜明簾生曰事濟矣因請說情懇

手扎數行乘夜入見九公主明旦公主爲上言之上感動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報罷

宋史

第八十一卷

器用部

髻 鏡

燧人氏始

三代物

照瘡

榻 席

枕

懸榻

壬癸席

無長物

笛枕

武侯枕

塵 杖

鍋

瓢

捉塵

竹杖

紅蟲

山人瓢

西京拾遺高八寸餘... 平井... 乘外... 人... 長... 六... 公... 主... 脚... 且... 公... 主... 高... 三... 寸... 五... 分... 上... 刻...

酒壚 茶具 窰漆器

黃公壚 黑木合 柴窰古漆

炭 燭 香

瑞炭 分燭 返魂香

扇

宋元未有 草扇 扇墜

屐 傘 棺

讓屐 所造能移 貨傘

棺鬼

圍棋

十訣 風急 爭劫

對談 第三 握中一子

亂局

投壺 牙牌

射鵠之義 按星辰

樗蒲 骰子 雙陸 打馬 鐵馬

一擲百萬 賜四緋 朱窰

褫袍 打馬賦 懸玉龍

卷八十一錄終

外畫 天 風 雲 雨 雷 電 霜 雪 露 霧 虹 霓 日 月 星 辰 雲 霧 風 雨 雷 電 霜 雪 露 霧 虹 霓 日 月 星 辰

劉氏鴻書卷八十一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器用部二 太史湯賓尹 刪正

髻 鏡

婦人束髮為髻自燧人氏始實無物繫縛至女媧氏以羊毛為繩子向後繫之以荆梭及竹為笄用貫其髻髮而未有梳至喆胥氏始造木梳二十四齒取疏通之義堯時以桐為笄橫其髻後聖易之以絲及五色絹舜加女人首飾釵雜以牙玳瑁周文王於髻上加珠翠翹花傅之鉛粉其髻高名曰鳳髻又有雲髻步步而搖故曰

步搖始皇宮中悉好神仙之術及梳神仙髻皆紅妝翠眉漢宮尚之後有迎春髻垂雲髻漢武就李夫人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多用玉時王母下降從者皆飛仙髻大環髻遂貫以鳳頭釵孔雀搔頭雲頭篋以玳瑁爲之漢明帝令宮人梳首合分髻髻同心髻魏武帝令宮人梳反縮髻插通草五色花及東宮中梳隨雲髻卽暈妝隋文帝宮中梳無真髻紅妝爲之桃花面插翠翹桃蘇搔頭帖五色花子煬帝令宮人梳迎唐八鬟髻異哉陳宮梳隨雲髻隋宮復梳迎唐髻皆預應入隋居唐之徵也插翡翠髻子作日妝又令梳翻荷髮作啼妝坐愁髻

作紅妝至唐武德中宮中梳半翻髻又梳反縮髻樂遊髻貞元中梳髻子歸順髻帖五色花子又今古注云長安作盤栢髻驚鵠髻復作髻一云梁冀妻墮馬髻之遺狀也

國憲家猷

長安任仲宣家畜寶鏡謂爲三代物後有八字云水銀陰精百鍊成鏡高山石下得之後仲宣過洞庭風濤洶湧因泊州夢一道士赤衣乘龍詔仲宣言此鏡乃水府至寶出世有期當歸我也因持鏡去仲宣覺視篋中已失所在

龍城錄

吳縣三都陳氏祖傳古鏡一具徑八九寸凡患瘡者執

而自照必見一物附於背其狀蓬首黧面糊塗不可辨  
一執鏡而此物如驚忽失去病即時愈蓋瘡鬼畏見其  
形而遁也世以爲寶至弘治中兄弟分財剖鏡各得其  
半以照瘡不復見鬼矣

榻 席 枕

漢陳蕃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任郡守皆  
招不至惟蕃能致焉乃設一榻以待去則懸之後爲豫  
章太守以禮請名士徐穉爲功曹穉至特設一榻來乃  
下與其睡去則懸之於梁固知懸榻一事陳蓋兩施之  
談輅

申王爲猪旣供食不宜處於穢處乃以瓊龕粟粥待之  
取其毛刷淨令巧工織壬癸席滑而且涼

河東備錄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  
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卽舉所  
坐者送之旣無餘席便坐薦上大後聞之甚驚曰吾本  
爲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世說新語

余尚書靖知桂州時每月盈夕聞笛聲甚清遠察其聲  
自深林處大栢木中出乃伐爲枕笛聲如故公甚寶之  
公季弟欲窮其怪命工斲視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  
下吹笛像膠合之不復有聲

事物紺珠

武崗有一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起  
搗五更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雞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  
復然以為怪碎之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為  
武侯雞鳴枕也 華夷考

塵 杖 鍋 瓢

世說曰庾法暢造庾公捉塵尾甚佳公曰塵尾過麗何  
以得在荅曰廉者不取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藝文類聚

喪父用竹杖竹節在外應父節禮喪母用桐杖桐心在  
內應母慈心 諸事音考

民家一鐵鍋底上起一鐵泡鎚破有一紅蟲走如飛其

嘴至硬 異苑

唐球居蜀所著詩撚稿為圓納之大瓢中後病投瓢於  
江曰斯文苟不沉沒得者方知我苦心耳至新渠有識  
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 初潭集

酒壚 茶具 蜜漆器

瑯琊王濬冲為尚書令時着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  
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諸人共酣  
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天阮公亡以來  
便為時所羈繼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初潭集

范蜀公與溫公同遊嵩山各携茶以行溫公以紙為具

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 宋書

古窰器出北地世傳柴世宗時燒者故謂之柴窰天青色滋潤細媚有細紋足多麓黃土近世少見古漆器出南蕃西蕃雲南莎羅樹子內綿織者與剪狨相似濶五六尺多作被亦可作服 夷門廣牘

炭 燭 香

西涼國進炭百條各長尺餘其炭青色堅硬如鐵名曰瑞炭燒于爐中無焰而有光每條可燒十日其熱氣逼人頓驅寒况 辟寒

東海貧婦徐與鄰婦李會燭夜績徐貧不繼燭李曰無與夜也徐曰自妾會燭起常先息常後灑掃陳席以待來者食常從薄坐常處下為燭不繼故也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暗損一人燭不為明何愛東壁餘光不使貧妾蒙見哀之惠乎遂復與夜 列女傳

太倉天妃宮永樂初一日僧自外歸見厨下湯沸揭視之見二卵煮將熟詢之言行童於鸛巢中取者僧命還之巢中僕曰卵已熟矣還之無生理僧曰吾豈望其生且免其鸛之悲鳴而已後數日忽出二雛僧異之令僕探其巢見一木尺許五彩錯雜成錦紋香風馥郁持以



與僧供之佛前後有倭入貢因風打舟至劉家河登岸  
入寺拈香見佛前所供之木問僧買之僧給之曰此香  
是三寶太監捨貢天妃宮者豈敢賣錢有能蓋造後殿  
觀音閣者則與之倭曰入貢之人安可留待閣成願酬  
白金五百兩僧得厚利遂與之後數年倭人復來老僧  
已故矣因留金作享其徒詢所取之香何物倭曰此仙  
香也焚之死人之魂返聚窟州所出返魂香是也

說海

### 扇

宋元以前中國未有摺扇之製元初東南夷使者持聚  
頭扇當時譏笑之我朝永樂初始有持者然特僕隸下

人用以便事人焉耳至倭國以克貢朝廷以徧賜羣臣  
內府又倣其制以供賜予於是天下遂通用之而古團  
扇則惟江南之婦人猶存其舊

國憲家猷

蘇長公臨錢塘曰有陳訴負錢不償者公呼至詢之云  
某家以製扇爲業適父死而又春雨天寒所製不售非  
故負之也公熟視久之曰姑取扇來吾當爲汝市也須  
臾扇至公取白團夾絹二十扇就判筆作書草聖及枯  
木竹石頃刻而盡卽以付之曰出外速償所負也其人  
抱扇泣謝而出始踰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  
所持立盡遂盡償前連

長公外紀

宋高宗嘗宴大臣見張循王俊持一扇有玉孩兒扇墜  
識是十年前往四明誤墜于水屢尋不獲張循王曰臣  
於清河坊舖家買得召問舖家云得於提籃人復遣根  
問回奏云于侯潮門外陳宅厨娘處買得又遣問厨娘  
云破黃花魚腹中得之奏聞上大悅以爲失物復還之  
兆舖家及提籃人補校尉厨娘封孺人循王賞賜甚厚  
西湖志

屐 傘 棺

洗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着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卽  
跣足而返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鄰士曰非卿屐邪笑

而受之

前代士夫皆乘車而有蓋至元魏之時魏人以竹碎分  
并油紙造成傘便于步行騎馬傘自此始又曰魯班之  
妻造之謂其夫曰君爲人造居室固不能移妾爲人所  
造能移千里之外 玉屑

江南周則少賤以造兩傘爲業其後戚連椒闡後主戲  
問之言臣急于米鹽日造二傘貨之惟霽雨連月則道  
大亨後生理微温至于遭遇盛明遂捨舊業后主曰非  
我用卿而富貴乃高密侯提携而起家也明年當封特  
以爲高密侯實誚之耳 清異錄

安豐侯王戎常赴人家殯殮主人治棺未竟安豐在車上臥見空中有一異物如鳥熟視轉大漸近見一乘赤馬車一人在中着幘赤衣手持一斧至地下車徑入王車中迴環久之謂王曰君神明清照物無隱情凡人家殯殮送苟非至親不可急往良不獲已可乘赤車令髯奴御之及乘白馬則可禳之因謂戎君當致位三公語良久主人內棺當殯衆客悉入此鬼亦入既入戶鬼便持斧行棺牆上有一親趨棺欲與亡人訣鬼便以斧正打其額卽倒地左右扶出鬼於棺上視戎而笑衆悉見鬼持斧而出

搜神記

### 圍棋

圍棋十訣一不得貪勝二入界宜緩三攻彼顧我四棄子爭先五捨小就大六逢危須棄七慎勿輕速八動須相應九彼強自保十勢孤取和

夷門廣牘

謝密與客奕密西南棋有死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計密悟乃殺之

南史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勅至之夜景文在江州方與客碁看勅訖置在局下神色恬然爭劫竟斂子納奩畢徐言奉勅見賜以死方以勅示客因舉賜鳩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遂仰飲而絕

世說新語

王積薪隨明皇西幸宿山中孤姥之家簷下夜忽聞姑  
與婦棋曰良宵無以爲適與子手談乎堂內無燭婦姑  
各在東西室對談而已共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北  
矣吾之勝止七枰耳遲明王具禮出局盡平生之好市  
子未及數十姥曰是子可教以常勢因指示攻守殺奪  
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曰此已無敵人間矣謝而別  
竟失向室

異叢談記

唐宣宗時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王子善圍棋上勅  
顧師言待詔爲對手王子出如楸玉局冷暖玉棋子云  
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

談池池中生玉棋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溫夏  
涼故謂之冷暖玉又產如楸玉類楸木琢之爲局光潔  
可鑒及師言與之敵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決師言懼  
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下着則謂之鎮神頭乃是解  
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似狀不勝迴語鴻臚曰待詔  
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王子曰願見第一曰王子  
勝第三得見第二勝第二得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可  
乎王子掩局曰小國之一不如大國之三今好事者尚  
有顧師言三十三下鎮神頭圖

夷門廣牘

宋待詔賈玄嘗侍上棋太宗饒玄三子嘗輸一路知不

盡其藝也乃謂曰此局復輸當榜汝既而滿局不生不死太宗曰亦詐也更一局汝勝賜汝緋不則投汝于水中局既平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而局平是不勝也命左右投之水中乃呼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帝大笑賜以緋衣

事文類聚

王荆公與人對奕未嘗致思其勢將敗輒以手亂局作詩曰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似乎能忘情於得喪者矣而又曰諱輸寧斷頭悔悞仍批頰則固有不盡然者

投壺 牙牌

投壺戲乃東漢蔡遵所製當光武延攬之餘休兵講義圖像雲臺斯時政安務舉四境晏然蔡公當蒞事之暇羣僚晏集樂意相酬設此投壺一則以勸侑佳賓二則以綱紀律度三則亦彷彿射鵠之義

投壺記

宋宣和二年有臣上疏設牙牌三十二扇共記二百二十七點以按星辰布列之位譬天牌二扇二十四點象天之二十四氣地牌二扇四點象地之東西南北人牌二扇十六點象人之仁義禮智人性之剛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和牌二扇八點象太和元氣流行于八節之間其他牌名類皆合倫理庶物器用至宋仁宗時

始頒行天下

諸事音考

檇蒲 骰子 雙陸 打馬賦 鐵馬

宋劉毅字希樂於東府聚檇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援五枚久之曰老兄試為卿荅既而四子俱黑其一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也

本傳

骰子飾四以朱者因明王與貴妃彩戰將北惟重四可轉敗為勝上擲而連呼叱之宛轉良久而成重四上大悅顧高力士令賜四緋因之遂不易

潘氏紀聞

一除紅譜蓋楊提舉廉夫當元季之亂避兵吳下與二三遊好妓小蓉瓊花等日賭除紅其負者脫妓鞋觴之謂除紅者除四紅言之也或曰宋天官冢宰朱河所作也故俗訛為朱窩云

六博碎金

則天時南海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后以賜張昌宗狄梁公時入奏事后命梁公與昌宗雙陸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賭昌宗毛裘以臣紫絕袍為對則天笑曰此裘價踰千金卿袍安能敵此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快昌宗心赧神沮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

袍拜恩而出至光範門付家奴衣之促馬而去

語林

歲令云祖盧或可呼千金一擲百萬十都尊俎具陳已  
行揖讓之禮主賓既醉不有博奕者乎打馬援興樗蒲  
遂廢寔小道之上流乃深閨之雅戲齊驅驥驟疑穆王  
萬里之行間列玄黃類楊氏五家之隊珊珊珮響方驚  
玉輅之敲落落星羅忽見連錢之碎若乃吳江楓落胡  
山葉飛玉門關閉沙苑草肥臨波不渡以惜障泥或出  
入用奇有類昆陽之戰或優游仗義正如涿鹿之師或  
聞望久高脫復庾郎之失或聲名素昧便同癡叔之奇  
亦有緩緩而歸昂昂而立鳥道驚馳螳封安步歌嘔峻

坂未遇于良跼促鹽車難逢造父且夫丘陵云遠白雲  
在天心存戀豈志在着鞭止蹄黃葉何異金錢用五十  
六采之間行九十一路之內明以賞罰覈其殿最運指  
揮於方寸之中決勝負於幾微之外且好勝者人之常  
情游藝者士之末技說梅指渴稍蘇奔競之心畫餅充  
饑少謝騰驤之志將圖實效故臨難而不回欲報厚恩  
故知幾而先退或御枚緩進已踰關塞之艱或奮勇爭  
先莫悞穽塹之墜皆因不知止足自貽尤悔况爲之不  
已事實見於正經用之以經義必合於天德故遠牀大  
呌五木皆盧瀝酒一呌六子盡赤平生不負遂成劍閣

之師別野未輸已破淮淝之賊今日豈無元子明時不  
乏安石又何必陶長沙博局之投正當師袁彥道布帽  
之擲也

夷門廣牘

元帝時臨池觀竹既枯后每思其嚮夜不能寢帝為作  
薄玉龍數十枚以縷線懸於簷外夜中因風相擊聽之  
與竹無異民間效之不敢用龍以什駿代之今之鐵馬  
是其遺制

雲窓志

鴻書卷八十一終



